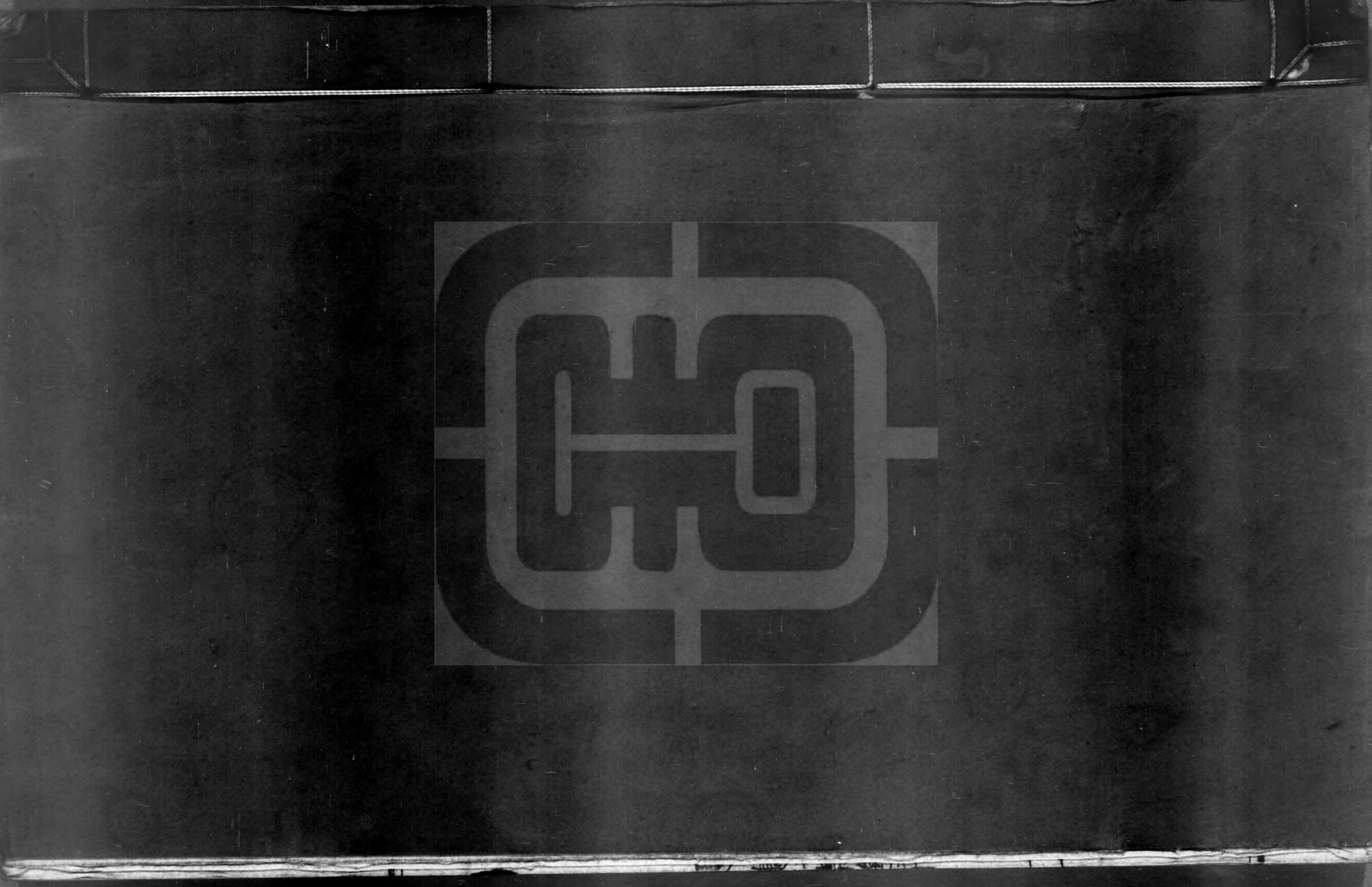

奏議

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

臣乃者一再奏獲侍緝熙殿燕閑伏蒙玉音宣諭自後不妨時時請對臣感激知遇恨未有以報塞今積精儲思凡得十事以仰承清問畫一條具庶便乙覽惟陛下留神垂聽臣不勝惓惓謹具如後

一臣伏見比日以來天文示異何其稠也六月庚辰流星晝隕其占爲覆軍爲咈

謀越十日己丑熒惑入太微垣其占爲饑爲逆爲喪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其占爲兵爲強爲不臣此金火二星之變至于今春退也而火迫內垣尤爲急切越六日丙午以後金星行入東井夫孛非天作變不虛生陛下亦思所以省已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人皆以爲至言臣謂如此言者在二漢以來絕少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爲欺民之事而可以動民者此猶未免於擇焉不精然其立言之大意則固已深中乎千有餘年應天亦安有爲欺天之事而來群臣封章多言陛下每遇祀饗必逢開霽冤有禱祈無不響答而臣嘗以爲此特淺之爲見者耳大水大火大兵大盜無歲無之而不此之問乎姑以今年所聞如正月而徐邳覆軍二月而惠寇作亂三月而黃陂逐將四月而建卒違命五月而禁衛失伍六月而京口誕禍

七月而高郵阻兵封章奏疏非不多矣
而不以是爲異也不特此也雖乾文示
異無月無之亦能盡徹於 陛下之聽
乎 陛下聞災異聞變故未嘗不知畏
懼也而臣猶有疑於動民以言應天以
文則民未可得而動天未可得而應也
天未可應臣何以知之以民未可動知
之耳民未可動何以知之臣半年之間
涉萬里長途所接州縣民吏語及親政
未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來則憂危之
語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
未可動則天決不可以虛文應也惟
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一臣比者伏聞 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
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
不斷 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
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誠足以破千載不
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
二君而有感焉因爲 陛下試陳之且
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乎深宮
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
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其言

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
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
破歌声分剖節度窮極幻眇少而好儒
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
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賛
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
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
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
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慱覽
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
沉乎酒色趙氏亂内外家擅朝言之可

爲於邑臣嘗以爲此二賛盖班固直以
爲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
乃在於宮庭屋漏之間故以侍中婕妤
帷幄近習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儒
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
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
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退而居乎深
宮之中則声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
以交攻於内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
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
官如恭顯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

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威
宜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
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
君之眺樂也亦自謂曲房隱閒誰得而
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
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漢庭
羣臣與當時之庾民固莫不知之故班
固於此二賛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七漢
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又蓄此意特以
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爲威時道且
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

陛下所以語群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
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一臣伏見　陛下慨臨朝之既久憤積弊
之未除內出手書並命二相庶幾同心
戮力新美治功小大之臣改視易聽若
有再睹升平之望此天與　陛下以轉
移人心之機也今既月餘而二相謙遜
未遑事多牽制於六房而爲二既多窒
礙分小治於次輔又傷事體大抵四十
年間韓史用事左相如余端礼京鐘錢
象祖或二三月或六七月淺之爲丈夫

者未嘗習見紹熙以前常是並相於是更相疑恠而分朋植黨者又各扇搖是非一則爲縱容子弟賓客之說一則爲薦引執政都司之謗方賄賂公行之餘而鄭清之能以廉儉首變貪風方姦凶得志之時而喬行簡獨以婉辞陰主善類今所得之謗乃若反其所長爲二相者安得而不辨然而古人事業惟有聽規諫以自防聞横逆而自反不以尤人也臣嘗妄謂與其遠譏恥謗必詰其所從來則莫若存此二語以爲自防自反之益而況輪日當筆聚堂僉決此二謗者將有不待辨而自弭不然叔出季處託爲假故以避聚會則參差牢落之久其勢必至獨相是謗者之計得行而並相之舊典終不可復惟 陛下申諭大臣而加儆焉

貼黄

臣竊聞喬行簡嘗於 陛下之前自言未嘗薦引小人一時宰執皆親聞之此謗既無用辯近又聞鄭清之以出入朴舘之客受賄撓法付京府鞫治又以見

前後致謗之因清之有不盡知也若二
相自今明白洞達事事若此則姦人無
所用其間而推誠布公共濟國事天下
尚有望焉不然則安能以自解伏乞睿
照
一臣竊見　陛下自親大政杜羣枉之門
郊關之內則所聞浸異猶不以爲信也
及問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寬未嘗以言
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
舍臺諫之言亦有不付外者審爾則臣
恐有甚於拒諫者矣祖宗盛時給舍臺
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
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如
論陳執中論夏竦論李定論胡宗愈論
蔡確等事至於十五六疏十七八疏至
二十餘疏不見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
寧以後此風遂泯然猶聞見於中興之
始極盛於淳紹以來而人大壞於慶元
嘉定之日幸賴　陛下力掃積年喑嘿
之敝王逢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
扶持之正塗亟闢群聽蘇醒而比日以

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羣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爲無罪然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怠於初也伏見　孝宗皇帝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寘于香几群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叛書其要目以備遺忘盖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辨之給舍臺諫嗚呼爲君必如此而後爲不負祖宗爲臣必如此而後爲不負天子安有臣謾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辨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也惟　陛下特出臣言而申儆之

一臣嘗謂古者觀人之法不論其功而原其心夫樂羊食子愛君也西巴放麑違命也尚論二人則食子者爲忍而放麑者爲仁古之觀人盖若此臣去歲封章嘗言　陛下乃天命所歸人臣不當貪天功以爲己力因援叔孫昭子之於孺牛漢文帝之於周勃宣帝之於霍光宋

文帝之於徐羨之傳亮乞　陛下以公
戚私未知聖慮以為如何也今臣不敢
遠引前代又遠之事試以
孝宗皇帝近事明之且史浩事
孝皇于潛邸事無細大必取謀焉恩平
之去
孝皇之立浩有大功即位之始而相浩
僅四閱月而去之厥十有七年又相之
僅九閱月俾奉內祠夫浩雖有功於
孝皇之身而不能掩其攘議之心
孝皇念其功而疑其心凡再相而再去
之前後當國僅及年餘此則古者觀人
之法也　陛下不思　孝皇棄浩之意
乃猶眷眷於故相之家未嘗略有施行
是舉也得無矣於　孝皇之意乎今圖
回宗社大計將有定論願　陛下先事
致思以為久安長治之圖天下幸甚
一臣竊見祖宗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
司漸擢為京東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
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
路成都具有成績或召為三司副使或
就理資序外為都漕以備帥臣之闕不

惟諳歷險艱亦以過絶覬覦不然奚為
若是之繚繞不快人意也自比日以來
選用制閫太輕夫人皆可為之故有望
實無聞之人僅歷郡守監司揆之資望
皆不可得而妄意圖之者此尤選授之
所當謹也其在先朝知益州守不過一
知郡耳猶必用從臣以上有當除待制
者必加直學士以異之其謹重若此況
制閫之重而可以輕授乎
一京口之寇外摇江淮内迫京輔此非小
故也陳韓聞變即遣精銳三千擊之于
茅山死者不下五百人其生擒以歸于
制司者尚七百九十餘人豈惟綏靜一
方亦為國家稍雪累年招安之恥此當
速賞元戎其餘將士趣令上功次第行
賞而日復一日未聞有所旌異識者惑
之而況惠廣之寇亦賴建康將士之力
此在朝廷當有不踰時之賞今所以悠
悠者不過曰少俟得實審議而後予之
非有所吝也然京口密接行都事之虚
實功之輕重夫孰不知進律遷官自可
立決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

命懷萬邦也將帥在軍蓋以錫命為寵
若悠悠不行則人情解躰謂王之無意
於萬邦也況今事變方殷軍情反覆高
郵之寇阻兵負城賞罰無章何以使人
或又謂建寧之賞今亦未行此正歐陽
脩所謂有事則大懼無事則不憂者惟
陛下速圖之

一臣比過江上聞去歲淮東抽取戰艦久
而不返此又聞沿淮舟師已為沿江抽
回萬一有警臣恐江自為江而不恤淮
之不守淮自為淮而不恤江之無備彼

此牽制有誤疆事又聞維楊與建康異
論襄帥與淮西異論與元與蜀帥異論
深慮寘間左右以相伺察遣人中都以
相譖毀此何時也而內外睽離若此此
事所關不小臣每見朝論謂淮東當汲
汲儲才以擬其後其餘帥閫雖當先事
儲代今防秋迫近不容輕易亦宜行下
戒諭各務躰國毋相猜疑以誤緩急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早圖之

一江陵為上游重鎮自趙方以虜勢浸迫
移制司于襄陽後來遂為定制自故相

於制置使衙曾入安撫二字由是遂以
湖北安撫司職事併歸京湖制置司湖
北安撫既為虛器江陵太守遂為列郡
事權日削財力亦殫比年以來又自郡
守升帥且兼制屬其為削也滋甚脫有
緩急如開禧間虜圖襄安肆掠于隨棗
郢復之境於是時也江陵有兵有力可
以援之乎萬一狡虜有謀以輕兵綴襄
安而重兵薄江陵則吳蜀中斷而國之
危甚矣始因故相有所偏係不恤大躰
今父而漸失初意矣舊章此亦目前所
當更張也惟 陛下加之意
一臣初對內殿之日嘗言王畿千里之內
守衛空虛因請平江增一重屯廢張声
援以陰制內外諸軍 陛下既然其言尋
聞廟堂以未有錢糧未有區處臣舊聞
淛西圩田一歲之入自可增招一軍然
疏遠之臣竟不得而知其虛實臣竊見
溧陽縣張挺沈成嘗許陸子遹奪其田
產凡一萬一千八百餘畝獻之故相之
家其後江東漕臣欲令錢業各歸其間
有至每畝僅當官會二百者臣愚以謂

若從安邊所代此二家出錢贖業庶幾
歲得田利亦可助招軍之費其同時豪
奪武斷之家似此者非一竊計有詞至
臺省者必非一人若令刷具並與代錢
追贖以入于縣官則不惟可以濟軍實
之用亦以伸吏民久鬱之氣而給還元
直仍不至有傷事躰一舉而三利焉惟
陛下亟圖之

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御筆

臣乃者抵冒譴疴輒有奏陳援引
孝皇待史浩之法以告于　陛下且念宗
社大計將有定論擬乞聖慈先事致思為
久安長治之圖臣因惟念此等大事蓋前
代之所諱聞惟　仁祖　高宗寧考斷然
行之不以為疑今　陛下仰法三朝蔽自
聖志則今日所行節目便關將來利害此
不容不加謹審因逐事口陳伏蒙　玉音
宣諭謂已有區處臣雖不敢妄有奏稟竊
意聖識高明必無遺慮及退而聞諸薦紳
間乃知先有御筆欲保全故相之家併餙
臣寮毋得据摭以全大躰　陛下訓詞雖
不知何所為而發然臣謂圖回大計與保

全故相此雖二事實有相関且范質不肯
輕附太祖此在前代必取大戮而太
祖終身敬重位之極品陶穀以禪文奉
太祖此在前代必為元勛而太祖終身
薄之不至大用太抵真主之興天實命之
非臣下所能制其予奪是故為人主一言
一動當為後世子孫慮不為一身富貴謀
臣之所謂大計與故相二事正相関者臣
之長慮却顧蓋若此而今之聖訓偶與臣
異意是陛下未能盡察臣不敢盡言之
意也夫不敢盡言臣之分也而能盡察臣
言外之意則陛下之明也竊見先朝亦
答有戒諭群臣如明道詔書毋得言明肅
皇后垂簾時事紹興詔書毋得言崇寧以
後濫賞凡以父毋之為非人子所忍言故
不得已而形之戒諭然而未有用之故臣
者惟高宗嘗保全檜矣檜嘗有存趙之
議有歸長樂之功然其身後雖以子孫實
客之濫恩猶削之奪之亦未嘗以禁戢言
者今陛下並命二相之初方欲轉危為安
易亂為治此正不堪再壞之機況景祐建
炎慶元故事方茲謀始乃首以此意見於

訓告至於書故臣爵謚而不名則雖以國
初佐命元勛猶未有此也奎畫一須中外
驚愕臣又復讀聖訓欲令史宅之兄弟安
分畏法益加戒謹而其末併銜臣寮毋復
掊擊務存大躰則自今論事之臣苟及三
十年間舊事皆可謂之掊擊矣且史宅之兄
第一二年來所以安分畏法亦謂人言可
懼耳今先與杜塞人言是啓其不安分不
畏法之端幾若前後詔旨自為抵牾者昔
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言決不可防
而祇以啓紛紛之論重費 陛下區處則
反非所以保全之也臣愚妄謂御筆若未
行即速已之或已行出郤乞收回刪去前
後數語以為史宅之兄弟之警乃所以保全
其家而訓天下之為人臣者曩歲自詒
罪矣瀆於九死幸賴 陛下渝祓而振起
之今又按從狄遠位之華近實踰望表臣
感激知遇恨無報稱豈願更為異論徒取
嬰忤以再蹈不測之禍特以事關國躰慮
又方來幸逢 陛下聰明豁達之主虛心
忘我容受讜言用敢輒犯威嚴以冀消埃
之補惟 陛下赦其狂妄特賜留神采納

不勝宗社靈長之幸臣俯伏寓居以俟斧
鉞之誅取進止

貼黃

臣深慮不察臣者指為矯激故親書此
奏不敢付之筆吏雖親故間亦未嘗傳
本庶以見內告外順之意伏乞睿照

奏乞將趙汝愚配饗寧宗廟廷

第一劄

臣誠不佞　陛下過聽使之待罪大宗俾
典邦礼重惟　國之大事無先宗廟今祫
享在即有當先事奏陳者黨猶以嬰禍觸
諱為疑喑不一言臣為曠官竊見　先帝
未祔廟之時嘗下礼寺集侍從兩省臺諫
礼官館職議功臣之配食者臣時忝備從
臣之末為故相史彌遠言此無出於趙汝
愚彌遠既是臣言而同列異心未及集議
遂使廟食乏侑十有餘年　陛下始親大
政李心傳在外上封首陳此議王遂又一
再言之先後異時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詞
如出一喙亦足以見人心之同然此可以
決矣而未之決近者游侶上書宰相極陳
汝愚決策定亂之大功又無所施行矣夫

以宰相三十年相輔之臣秉正蹈誼卓然
諸公之右惟一汝愚未能或之先者此瞭
然如黑白之辨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不
知悠悠歲月果何所牽制也心傳之說曰
昭勳閣畫象尚虛一龕若有所待遂之說
曰亟進汝愚以杜彌遠臣始謂彌遠雖貪
恣無藐而未必妄意至此迨近日外間傳
聞謂朝廷誤識權饗之意往往如二臣之
說者臣竊惑之臣歷考中興以來祔配之
禮皆是既祔即配未有虛侑食之位以俟
大臣之卒者且如　光宗外祔而故臣如
周必大留正皆亡恙故不得不以葛邲配
蓋先朝故事祔配同時不容少逢歲月以
需周留二相之卒也今　陛下祗遹舊章
事無大小皆以祖宗為法而獨於事關宗
廟者首違成憲祖宗神靈昭布森列不知
視此為何如若果行之其不歆也必矣方
孝皇憑几之時嘗藥宅憂未有所付是時
力贊祖后決策以授冢孫使神器幾危而
復安軍民將亂而遄已者汝愚之力也至
公血誠為乾淳接續氣脉正學正道為紹
猷扶持三綱遺風餘論為嘉定藻飾新政

汝愚之力也而一旦欲以牽係之私變累朝之成法貪黷之人易萬世之公論誠恐此意一定此令一行雖蔡京秦檜亦可配食前朝也且王安石蔡確此公論之所不予者紹聖崇寧之日曷嘗不與饗大烝至於紹興公論既明卒從改正人心之公是公非不可以勢刼而力操者如此而況汝愚定策宮省有功於 先帝無負於社稷始雖困於權倖及先帝一旦悔悟追崇贈襚録用子孫歸然為一代之宗臣蓋有扶日行天之功而無盜權黷貨之罪竊意先帝在天之靈亦必深念之古者賻布之餘以班兄弟之貧釋者曰分死者之所矜也喪之行也必朝於祖廟記者曰順死者之孝心也蓋孝子之事親惟以追述先念為事故祭之日必思其嗜好思其笑語今舍先帝之所念而徇 陛下之所欲非所以事宗廟也頃者 陛下欲起袁韶而群臣爭之欲保全史宅之宇之而群臣又爭之欲用史嵩之臺臣又爭之雖然此猶顛木之有由蘖一旦復生足可搔而絕也今乃欲取其根而再植之臣恐此根既植枝葉

蕃滋則禍本亂萌皆由此始且古無非鬼之祭惟功臣祠于大烝則自商周以來有之非一代之制也宗臣不在茲選事大躰重是以先朝必下待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集議俟衆論胥允然後下有司施行深恐陛一出令之誤則在朝廷之臣必將聯章累牘爭辨不置以費 陛下區處用敢冒犯斧鉞縷縷言之庶幾息響於無聲絶影於未動所以存全事躰保獲聖德必不使有纖翳微氛得以累日月之明也惟 陛下深思而速決焉取進止

奏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

臣伏覩 陛下親攬大政特頒手書首以薦隅砥勵臣節百司庶府聞命踴躍大邦小侯望風胥勸然而終以染濡熏習之久回遹之謀淪浹肌髓鄙夫壬人頑頓寡恥貪吏僨帥誅求亡厭此風終未殄也乃者 陛下特頒筆遠自廣南召崔與之參預政機除書一下中外胥慶而與之方以年邁疾侵固請謝事夫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爲辭 陛下所以詔諭之者非不切至而與之重於一出特爲

脫節計耳與之初舜宗伯再舜天官今又力辭政府古所謂大臣者與之庶幾有焉今若賴其沈靜廉退之節表正群工亦足以革競鎮浮廉頑立懦臣愚欲望[redacted]陛下親御宸翰以趣其行勉以君臣之大義諭以家國之深憂庶其幡然而來協助親政則[redacted]陛下意鄉所形必有聞風興起者矣臣無任區區

貼黃

臣妄揣聖意必謂臣言為然輒擬撰趣詔數語以備親洒伏乞睿照

奏乞審度履畝利害以寬中下戶

臣伏見比日以來韃勢浸迫邊聲方棘擣鳳搖沔以窺梁益駐豫城唐以睨襄棗攻蔡入息以闖光信揚婦聚兵于山東以尾其後陳溫倡乱于淮西以撓吾圉而內之諸帥方且相為敵讎當此之時不特賈誼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矣獨幸人心未攜猶可憑藉扶持以永天命而楮幣一事乃至重煩朝廷區處今諸儒生之學自孔孟者而行管商所不為之策此豈其本心也哉力遏其議則幣輕已甚憂

在目前助成其說則上下騷然怨嗟載路
然則如之何而可臣嘗觀古之人君雖不
免用民之力然必有不忍人之心天下窺
見其猶有此心則亦亮其為不得已之政
故以憫勞為悅以冕憂為喜者世亦有之
今履畝而征至下之策也苟又無誠信慘
怛之心以行之民其不解乎臣嘗言之有
位欲將人戶物力第為三等而分為三限
以督其入上者入初限次者入中限下者
入末限而人不以為然是說也蓋欲藉上
戶氣勢則以抵作楮幣或可望其指日增
價一也慮將來只是下戶納足上戶斷然
不納今先父上戶則餘人無詞二也今未
見畝步苗頭之數只得袤同科數是致中
下戶亦與上戶無別今若令上等先納次
及中等俟納及大半之後萬一楮幣頓復
則下戶或可略與蠲減或又全免三也此
三說皆以示恤小之意而條目之須乃未
及此或者不過曰上戶先期輸納則中下
戶必市貴楮不知中下戶皆有官之家非
皆朝不謀夕獨不能豫為之待乎臣又欲
每路分命監司帥臣二人或三人庶責任

稍專才否易見今每路止擇一人萬一行之不善則一道皆無所訴臣謂此事之行怨謗紛紜決所不免若條畫明備奉行得人則猶可救藥自數十年來大臣不咨訪侍從不論思久矣今宰執召從官至堂會議此四十年所創見然而利害之要皆在條目而有言者不能盡行則何益矣臣嘗見杜衍出守永興時夏人初叛科調督迫民至破產亡身衍語其民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耳乃為之區處計較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今使監司郡守皆如杜衍之心則民雖勞而不怨臣愚欲乞陛下以臣所言付之宰執俾為條目分命監司帥臣分郡任責必當官對民户截鑿必先督貴近之家庶幾中下户之產寬得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人心不搖弊事可革天下幸甚

貼黃

臣伏見修內司所管田畝恭奉聖旨特降會予十萬緡赴封樁庫交納以備截鑿　陛下既以此率先天下矣若貴戚權勢之家皆能上躰聖意以為中下户

之倡則此令奚患不行伏乞睿照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

重校鶴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邛州知州吳鳳

郡後學王葵校正

學正李一陽

訓導周南編次

答館職策一道

對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撑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上君制臣承淑慝有別國使吾

是歸一士心不偷則紀綱一定自可以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為立國之規者方搶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病庸醫之喜而倉痛之驚也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以仁厚立治躰以宏大植規模真儒碩才肩挂摩接相與修明紀綱以為子孫帝王憑藉扶持之計姦儉權慝胥史輿隸不得以撓憲章后宮閹宦寵昵嬖御不得以干朝政國論出於一而士大夫以名義自檢不以枉進不以苟偷立人之朝一政事之失則大臣請對面列臺諫留班伏閤小臣封章扣閽隨即正救誠以大綱之或紊則敗法亂紀紛裂四出任使非人而軍政墮矣耗蠹無藝而財力殫矣有司失職而刑獄繁矣一絲之棼而頭緒如蝟是安可不循其本而為之憂乎當是時選用將帥內則校之禁近大臣試以藩岳而後用外則取之都漕待制雜學士遷以歲月而後授武臣不過為總管領兵馬受節制未嘗俾之得專制一道也紀綱一定故擇帥不撓於私而績用咸著況祁若水能使老師宿將弭氣懾息韓范諸人能使悍

羌黠賊骨寒膽破其將帥之効有如此者
財用悉歸三司內外帑藏非條例之有定
數者不得擅支而軍器土木河防之費皆
有專案以關防出納之名數人主不得與
知宰臣不敢取索計相不肯供具皆所以
防微杜漸不欲以隙橫恩濫賞之門也紀
綱一定故財用不病於耗而公私俱利初
年不過有千六百餘萬之入而內帑金帛
如山積而至於寶元康定間民不加賦而
帑藏盈溢其財用之裕有如此犴獄之寄
列聖尤重既分遣朝臣提點刑獄又間遣
近臣分錄刑禁凡有奏讞則隸寺與審刑
詳覆之同書以上於朝又慮有司之交委
其責也則令詳斷官不得避事紊煩
朝廷乾德詔書 列聖遵守紀綱一定故
司臬者各供其職而獄訟用稀盛度知審
刑院而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慶曆
之間 郡數奏獄空其刑獄之清有如此
自黜豐大臣以私意誤 國引用資淺新
進之士布滿中外要官右職皆出其門棄
棄典章隳紊經制凡 祖宗所以維持斯
世之紀綱蕩無復存血脉受病而外邪交

攻衆證皆由此始河朔增置諸將而勤兵費財詔向充諤之徒出師屢敗使貂璫節制諸軍而士莫肯為用則軍政失律矣鑿周官以符新法分三司使權以歸　朝廷置旁通簿以說上意則國用無節矣殺傷自首之律議論蠭起奏讞駁勘之條刪著無常鞫獄或由内降必傳重議則法令滋章矣方熙豐大臣銳意求治悉從吏張未嘗不曰吾將以振起偷惰作新弊政也而廟堂紀綱之所自出乃使國是多岐憸佞競進舉措不審條章紛錯以傷吾立國之躰使無元枯則陽九之厄蓋不待後日而見矣而何特是三者之不蒲人意哉即是而觀則知出治有本末施置有先後治本既立則節目所不必慮區區然隨事以為之圖而紀綱之地謾不加意則亦終於無成而已矣善計天下者常於是而致察焉厥今天下何病哉國是挽於浮言朝變夕改而無成規士大夫狃於苟偷阿意順旨而無特操法度屢更主威不立爵賞輕濫流品混淆慶元之初嘗為變更之說矣未幾而易以安靜未幾又為皇極之說矣未

幾而易以振作上既無一定之論以把握
國勢而士大夫迎合苟容不自愛重俾門
邪徑扶閑毀垣其嗜利亡恥者往往剽掠
傳聞追媚時好求容左右扣閽投匭指心
誓日以功名自詭而　朝廷之上所以植
立紀綱以為出治之本者慮不動於耳目
以為上之人無意於是而時論所不尚也
嗟夫安有為天下阽危若此而充塞周行
掠祿養諜獨無正人為上分明之姑以將
帥言之國家休兵四十餘年矣舊臣宿帥
日替月零驕將驁夫久靡廩祿未嘗有横
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祿寵異逾等不復
有功名之望刓下媚上背公首私陞差奪
於貨賄揀汰撓於請囑庸者有輸假貸子
錢者有輸每句宣限幣給銀會或以鐵錢
充給而規其倍稱之息戍兵之憤惋不恤
也市芻草以給戰騎往往抑配均備而乾
没其四分之三將隊之怨嗟不問也甚者
收房廊掌回易置簿筏建第宅古人之所
與同甘苦者今後使科抑幾同奴隸方時
晏安而事事朘削士有離心而無鬬志萬
一有犬吠之警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是

安可不講求其故乎問遺公行貨賂旁午或求召對或覬節鉞或圖移鎮傾囷垂橐莫非責償於得請之後此其豁墾之欲豈曰僅償宿負而已哉此可憂者一也姑以財用言之中興以來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地不能當天下全盛之半歲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不預焉兩浙之歲輸緡錢千二百萬四川之鹽錢九百五十餘萬又不預焉校之祖宗取民之數不知凡幾倍矣而平居無事版曹無累月之儲大農無旬時之積緡錢朝居者祠牒積滯而函出空名衹以重商賈之疑而拘以折納使胥吏得以交通為市扈農急闕而招誘網運反以致諸郡之闕而揩期始至使官吏得以旁緣為姦方時晏安而小小舉措首尾呈露動招窺議如此萬一有赤白囊之警雖百弘桑亦不知所以為吾計矣是可不講求其故乎苞苴成風而貪吏滿天下名器輕濫而節察防團滿京師后家之廟偽於疇曩掖庭內人動以千數今其甚者封椿內帑破壞阜陵之成規　御前軍器修

內司營造之需關撥無時比部不得而駈
磨廟堂不得而致詰宣和以天下之全力
侈汰無節猶不過月支百二十萬而今乃
與之等此可憂者二也姑以刑獄言之
祖宗立法罪疑惟輕令甲所載凡無證佐
不經檢驗法輕情輕疑慮可憫皆得以上
于朝蓋慮其究抑而無告也因循日久而
胥吏緣法舞文應大辟下吏不先考正情
實或導之以前六者之條遷就周回以為
奏讞之地獄司受賄而飾詞法吏交通而
棄法天下之獄歲上于朝廷者充曹牣府
而皆無證不驗也皆法輕情輕也皆疑慮
可憫也文書盈几披覽莫徧福建湘湖川
廣之間報可之命近輙逾年遠或再歲瘦
死者不可勝計詳刑之職無案可覆是可
不講求其故乎守令務為姑息不肯任責
而憲吏之於州胥吹毛求疵甚至呵問勘
官逮治推獄毫釐之差便入一案惟結之
文若徑從奏裁則省部據案鋪法不復駮
難舉天下無一可死之刑兇徒之所以輕
犯法而獄訟繁多寇盜之興實基於此此
可憂者三也夫將帥所以捍吾圉也財用

所以強國勢也刑獄所以戢奸暴也先王
經理天下孰有外於是而今皆未能一焉
則紀綱之不可忽者如此上拊髀思將固
嘗申飭諸帥至謂專事朘削藉為苞苴可
謂深中弊源矣將帥之弊至今日極矣非
大有以更張之不可也誠能如　祖宗故
事參用儒將自宰職禁從以至藩方帥守
其有年勞素深威望素著諳歷山川道路
甲兵財穀者命大臣各以一二姓名條上
斷自　聖志俾之分領重鎮假之以權而
久其任隆之以名而厚其禮使位貌威名

諸將素所屈服遇有緩急則授以大將旗
鼓俾得以盡護諸將而武臣不過領兵馬
受節制出入戰守為所指縱耳捨是不思
而必待夫臨事倉卒然後輟大臣以宣威
則上下扞格舉措乖方往事可鑒也況介
冑之夫寡廉鮮恥而恣為聚歛又堪專委
乎上旰食渴治固嘗申命大臣兼總邦計
且使之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可
謂深中時弊矣然今日之帑藏不难於理
其外而难於理其內蓋外之入內有常可
以考覈而內之耗蠹無節不容預知所聞

國用司已備行取會諸路上供賦入及所在錢物名數誠能始自內帑取一歲非泛支費嚴加覈實一毫之出納國用使別得以制其可否而參計官得以覆其虛實毋若平時比部駁磨之具文則內帑金帛當無欺隱然後以紹興制度為率約為定數月支不過八九十萬比今所支則歲可省三之一以三十年之通當有餘財萬萬遂可為十年之蓄以紹興兵戈擾攘之際所費僅爾豈其承平無事而獨不可行乎上好生恤刑固嘗申飭憲臣俾之條具詳覆失職之因可謂深中弊源矣然今日之弊有未易言者狹其奏讞之塗則省部固無壅積之患而非古人寧失不經之義不問其可貸可殺而皆得以上聞則朝廷固有好生之名而又非古人刑姑無小之意今不若行下勅令所將奏裁之法詳加訂正比類問難疏於其下俾上下曉然易避難犯仍責任憲司凡州郡所當上之獄審勘結録止得申憲司詳覆有當取裁則憲司獨銜具奏夫憲司豈專以殺為事者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則申欲予之生則奏

匡失夫詳覆之本意也如前二說不猶愈於刀筆之吏巧為傳會而冤死長奸者乎三者之病愚既推源夫受病之由而陳所以治療之方矣然脉候有虛實藥石有先後敢終言之自晉之東中原遺黎未嘗忘晉晉之諸君進築以廣地增募以強兵儲粟以厚糧亦知所以用強其國矣然紀綱不立初無一定之規而謀國之臣議論矛盾亦無同心徇國之意古之舉大事者必上下心臣民協志議定而後行謀審而後發而今也國無定是人懷異情一人舉事則一人躡其後以議其失度翼徙鎮而王述非之褚裒北伐而蔡謨非之殷浩出師而王羲之非之元温議遷洛而孫綽非之夫事未及舉而內之人心乖離不一如此則其連年出師隨即敗衂雖小有克捷實為温裕僭竊之資然則非其外治之不講皆以在內之紀綱未嘗素立故也有國者豈可徒計在彼而不計其在我者哉今日之勢愚謂莫若急於內修而緩於外攘內修若無所事乎急也捄弊如支傾極力撐柱不急則仆外攘若不容以緩也然

對敵如奕棊當量彼已不緩則失請先言
其內者人主恭儉寡欲淵默臨朝固未嘗
有失德而立政造事未聞與外廷之士推
誠臨問熟議而後行雖日御經筵親近儒
生而罕垂諮訪日御便殿輪對百官而未
嘗可否政令之闕失紀綱之廢弛宵旰之
憂亦嘗及此否也廟堂政本所出也今體
貌浸輕威望不著旬歲之間免兩執政如
逐奴隸異時猶曲示寬假俾之自為去就
今一封朝奏則倉皇就道矣殆非所以重
朝廷也臺諫公論之所係也今論監司則
反為所詆甚至誣抗臺臣而快其私論一
郡守則反為所慢甚至遷延歲月而不肯
去簡墨未乾而已畀祠廩矣煩言在耳而
復造班行矣事勢陵夷殆非所以崇國體
也進一賢焉惟恐用之或後也未及施罷
尋即罷去退一不肖焉惟恐去之不速也
未及旋踵尋即收用則賢否混殽矣千餘
緡之贓褫爵竄徙可也而百餘萬計者或
貰緣以求祠則賞罰無章矣事之不得其
當者如此而欲以振天下趨事赴功之心
不幾於却行而求前乎愚故謂急於內修

請復言其在外者自一二年來道路籍藉皆謂　朝廷將議北伐移戍兵修戰艦蓄邊儲備犒賞繕城郭文移往來項背相望曾未有釁而兩淮之間人情洶洶若王師之將至不知　朝廷果有是耶抑不過監邊設備而已有之則不當使敵知知則彼有備而我無功無之則不當使敵疑疑則敵生釁而我無應二者皆非我之利也今進言者皆曰虜人困於韃靼而有危亡之形遺黎不忘　本朝而起謳吟之思彼其民困於屯戍而簽刷未已財匱於給餉而賦歛橫興若我以義兵臨之不遺一矢而境土可以坐復此近日規恢之說所以上下閧然也然嘗靜而繹之今虜人積衰之勢雖猶強弩之末然其奄有秦晉齊魯燕趙之地并吞大遼凿薊瀛募之區地廣形強未易卒圖而求其在我則凜凜然未有可以勝人之實爲今日之計莫若振紀綱定國是一人心作士氣使吾內治修明國勢增壯使精神之運固足以讋敵人之心然後徐舉而圖之此萬全之利不可以腐儒常談忽之也不是之思而欲舉二百年

祖宗之天下以輕試於一擲之間廟社之安危存亡係焉愚故謂緩於外攘區區迂儒不識忌諱妄有窺度如此若曰國家大事我不當言言之有罪則狂僭之誅所不敢辭

重校鶴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二

進故事

論儲蓄人才 七月十三日

慶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臣竊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事奉朝旨抽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爲 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

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　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設施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置處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驚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伏望陛下勅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嘆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惟　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為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而韓琦分陝專任西事本朝人物於斯為盛而靖也以一事之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為言臣聞天為斯世生才自足給一世之用用之有不給則以來之有未至於是常知乏才之實多夫使其蕪牧並蓄如醫之儲藥工之擇木粗細畢程大小各當則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患乎事機之還至憂自後世長養成就之功小而摧折委弃之意多脫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畀夫未能射御而責以獲禽然且不可茲其為射御不已多乎　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曹翰以守之亦可謂早矣而臣普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未置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為太早而以為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為然也內之百司庶府外之牧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閒之覽儻謂其可采惟　陛下速圖之

論叛服無常力圖自治之實

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典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回歸狀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討會擬自領兵馬赴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往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絶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良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欵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

欲無遠而乃邀求寖多翻覆靡定託因
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
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
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
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
允納厚賂招來逆留持疑竟不肯進無
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至遽
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
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
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魯不
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覘窾推移頓
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
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
蹯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
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难測且又妨
擾實深戎若未歸冤終不滅但願陛下
謹於撫接以舊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
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
不宜尚省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
情也

臣聞善爲天下者不計夷狄之盛衰而計
在我之虛實中國夷狄一氣耳其盛衰誠

無與於我者先王以其叛服去來荒忽無
常故雖懷之以德接之以禮未嘗逆示猜
閒然亦豈引而致之倚與為援而略無防
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內焉陸贄外焉李
晟猶疑之不釋而獨於尚結贊乃用其信
何哉方其自請入援其情不難知也德宗
慮渾瑊李晟兵少幸其可以為助聽之不
疑至於結贊抽兵自退人情驟失倚仗各
懷畏懼則德宗又以為憂以一結贊之來
為喜一結贊之去為憂安有堂堂中國而
直為此凜凜也陸贄獨曰此社稷遐福也
拜疏入賀臣以為藉令倚仗結贊幸而成
功猶惧無以賞之而況狼心貪狠狙詐横
生求欲無厭去來自若可以邊為之憂喜
乎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
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古
之所謂待夷狄者亦惟盡吾所以自治之
道而已顧舍其在我以資乎人祗見其害
未睹其利也結贊既退旋復舊京初無賴
乎蕃戎贊之言既信矣而德宗尚眷眷於
犬羊之羣以貽後日刼盟之悔為千古笑
至是而贊益有知言之名然已無及於損

威辱國矣比年以來夏人既約而復渝鞮使已來而自郤比正所謂荒忽無常者故臣敢以贊之所言者為今日獻愿　陛下與大臣力圖所以自治之實而常為不可勝之勢則叛服去來吾皆有以待之也

論感民莫先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自咎責

唐陸贄入翰林嘗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邦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特筆七所忌厥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恩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甚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詔以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奉天改元詔曰朕過朕嗣守丕緒君臨萬已濟人不方失守宗桃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恩咎期有復於將來明

證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
致裕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
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
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
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
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
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
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
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
用興戎召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
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
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
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
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疫甿空於
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
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
而朕不知循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
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
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
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
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
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

圖必布新令

臣聞感民之事非一而詔令莫先焉臣嘗觀三代而下惟漢文最為篤實而近古其日蝕之詔曰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悉思朕之過失以告其祠官之詔曰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和親之詔又曰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外勤勞不處皆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嗚呼何其責己之重以周乎盖人君以孤立之身臨億兆民之上而欲率天下惟一己之從此非可以空言聳動也漢以後惟唐德宗能識此義聽用陸贄之言以實德誠意用之於詔誥命令之間如云長於深宮之中暗于經世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又云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循至乱階變興都邑此等語言雖以德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而猶能痛自咎責以格頑悍此外制書詔書凡二十有八共小事四篇之外凡二十四篇亦無一而非罪己之語盖不獨奉天制書為然也今自權臣專國以來內患外禍無歲無之而每詔令下未嘗有一言稍白

咎責詞臣習成詭佞不知其非雖有水旱
盜賊例曰年穀屢登四方無虞扶杖聽詔
之民無不愁然以為朝廷之不恤人窮也
今幸 陛下親攬萬機而是弊也相承而
莫之改臣自入都以來親睹士大夫之論
似謂禁旅之變自誅戮以後皆已退聽可
保無他京口之變自遁入茅山之後漸已
窮蹙可保平安雖以廟社威靈凡可怖可
愕之事往往幸而銷弭然喜諛佞而惡訐
直槩蒙蔽而舒咎張皇上下相徇習以為常
臣恐一旦事有大於此則無以為

陛下告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

論襄黃二帥 閏月一日

冠恂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
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
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
見恂必手刃之恂聞其謀乃敕屬縣盛
供具儲酒醪執令吾軍入界一人皆兼
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左稱疾而還
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
恂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
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安得私

闕今日朕當分之於是極歡結交而去
臣謂先儒謂賈復不戰部將寇恂戮之使
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殊
無責已之意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
謝然得慰勉聽其自釋則善矣臣嘗謂天
下之事至理而止理之所至雖強暴凶狡
有不容不弭耳而帖服苟惟無所可否務
為包含是姑息苟且之政也何以慰服人
心邪慶曆四年韓琦為陝西四路招討鄭
戩為四路都部領尹洙知渭州狄青為涇
原副都統先是韓琦乞罷修水洛城鄭戩
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罷役而戩命刘滬
董士廉督役如故尹洙檄滬士廉罷役不
從遣人代滬又不受洙怒命狄青領兵行
邊追滬士廉械送德順獄成詔釋滬士廉
令卒城之而洙與青不服也善乎歐陽脩
之論曰宜命中使審諭狄青曰滬城水洛
非擅役衆不可加罪若臨陣而遠節制自
當臨以軍法然後又諭滬曰汝遠大將自
合有罪今以城水洛有功故赦爾爾宜卒
事以自贖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失城以遂
已臣謂如脩之論處置得宜君臣之情分

盡矣紹興六年張浚以宰相都督江上命
韓世忠屯承楚命張浚屯建康先是浚在
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為用世忠辭
以兵少欲摘張浚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
府檄浚不受令浚奏乞降　聖旨而浚亦
之論曰浚以將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
以舉事然浚亦不可拒乃責浚當踐行府
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
申明慮失事機臣謂如聶之論周旋曲當
則上下之體統正矣龔黃二帥比眉事主
各效已見以圖補報比乃聞二帥不和幾
有私鬬之慮審其如此則所關甚大此在
朝廷所當諭以賈寇之事俾各釋前疑共
濟多難否則脉絡不通緩急不相倚助如
國事何惟　陛下留意

論乞詔諸帥任責處降附叛反側

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九夷八
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
外無他內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
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寘之於堂奧

之內盖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
蹈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盛大於永熙元
康之間而横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
之初徙降羌於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
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
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
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為吾之用也彼一時
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
邪晉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於武帝
請乘平吳之歲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而武
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
二十年夫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
五胡於未乱之日而江統顧欲以責晉惠
帝於二十年之後亦晚且难矣而江統猶
曰早絶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臣側聞日者
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
且收召桀黠以備奔走華戎雜居識者寒
心又聞光黄之間或以搜求王檝為詞或
以收買軍需為詞出入無譏甚矣中國之
無人也武夫重閉未必足以杜其隙矧乃
聽其自為出入邪籍曰和好以成南北一
家無用過疑然目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

防也陛下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慆月邁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惟[redacted]陛下速留[redacted]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redacted]陛下斷而行之

論黃陂叛卒八月二十五日

唐憲宗時裴度上疏云云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臣謂憲宗承唐綱積弛之餘藩臣阻兵帥不庭授盖自夏蜀山東澤潞易定魏博衛澶相朝廷之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

難易絶不侔而淮西之役處置得宜遂能使頑悍革心梗強效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勢之強弱兵威之衆寡顧吾所以處之耳邇來邊帥不和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乱本而不知所以處之始焉淮西制閫治黄州匪但控扼要害實以兼總黄陂克敵一軍也既命楊恢分閫恢而可任邪則軍未潰以前其戮叛將范青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元壽軍既叛以後其招來陳温等又不必付之荆鄂都統王旻令舍制閫不付而付之他司臣所未諭也觀楊恢之詞謂旻有誘叛之迹繼而旻之告諭陳温許其來德安境内簡寨是旻果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温之詞謂若斬楊恢用孟馬帥為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為嫌殆有嘗試　朝廷之意是珙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綏御以至於此坐以虎兕出柙之罪恢尚何詞然使旻以誘叛而獲厚賞珙以述叛酋之悖語而獲迁除則是唐末藩鎮諸軍自擇主帥之風成矣今　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之

尚謂之處置得宜乎苟幸無事養癰讒疾不如誘叛而受賞襲跡而動則長此安窮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力圖之

狀劄

辭免召赴　行在狀　三月十八日

伏準今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李垕魏了翁范子長並召赴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僭有辭免伏念某孤遠之蹤去秋以侍養不便力懇外補誤恩從欲畀守近麾萬里西歸今春僅至蜀口脫身風濤冤盜之區謂將善還田里以需闕次而遽聞逆曦之變義不容與賊俱生亟回江陵以俟平定敢謂清朝東記憐其間關

狼狽再頒收召自當聞■命首塗即趨
闕庭竊緣今來逆曦授首蜀道已通欲望
朝廷將賜敷奏寢免新命仍令待嘉定元
替羅植闕以便私計實出洪造
辭免召赴■行在狀 四月二十六日
照得某準尚書省劄子閏四月二十六日
三省同奉■聖旨魏了翁召赴■行在某
位下人微不當僭具辭免伏念某曩以踈
陋久玷館學歲在丙寅以侍養不便力蘄
外補誤恩從欲畀守漢嘉歸去蜀口適遭
興賊之變亟回江陵以俟平定繼叨收召
聞 命未幾復報誅賊遂具控免申告
朝廷一面起發沿途聽候 指揮行至廣
安軍方被寢免之命仍奉所生之親以還
里舍待次年餘方杜門以便親醫藥忽又
準今來新命在於寒遠實極 寵榮況聖
上總攬之初鴻儒碩輔咸萃 本朝幺微
晚生得此望表自當聞 命首塗即趨
闕庭以觀更化之盛冀及明時少容展竭
竊緣某向來陳乞補外之日正以所生之
親不諳風土氣疾時作歸途又以聞變往
返泝沿今驚魂甫定若再為萬里之役必

不能將親就養人子之義實非所安欲望
朝廷特與敷奏收還召旨姑畀眞祠或仍
與在外一合入差遣庶幾稍便侍養不遠
初心

論四川改官人積滯劄子　上四川制置

某伏見四川改官人引見員額自數年來
班次之久有至六年以上者人才滯淹莫
此為極利路帥司嘗有申請竟從中格制
司又嘗刷具邊邑再以奏陳雖即報可然
猶候換給日方理須入月日邇者明禋肆
眚遍趙二年亦云異數然尚有四年積滯
終未有以大慰士心竊嘗參稽議者之說
蓋曰人之精力有限今棄之於方壯而用
之於既衰急賢渴治宜不若此又曰所在
縣邑類多闕官今不以委之於京官之稍
自愛重者雖以選人之貪懦右選之麤庸
者亦得以例爲之或委之於初官之攝事
者又說曰以三人奏舉閔陞又五人保任
改官夫八人者既以為可用矣則當汲汲
用之乃反因舉主品格投之閒散至於五
六年之久是不惟無罪而廢黜之且反不
若未有舉主則猶足以祿仕也是三說者

誠士論之所通患然言之固已爛熟而
朝廷卒未能有所變通於此則以言者徒
能為淹滯者慮而不知為[redacted]國家事體惜
耳某竊惟[redacted]國家事體務在奉行故事謹
守成法[redacted]祖宗已有之規不可以輕紊
祖宗所未有之事亦不容於剏為今君臣
上下保治於小康動由舊章罔有改作用
能憑藉扶持躋世熙洽明效大驗盖可略
睹然獨恠夫今日之事既曰動由舊章而
獨於改官人待次一事本非[redacted]祖宗舊法
或者尚曰趲班放行恐非故事此某之所
甚惑也　國朝自天聖以前諸路薦吏未
嘗限員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皆得薦人
舉員雖寬條約亦簡而改官者不過數十
人其事與今不相似某更不敢遠引止以
慶曆以後明之且自慶曆視天聖舉員則
既狹矣條約則既煩矣而改官之數歲日
益增然選人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即
得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有待次
者六七十人吏部即以為言治平二年又
積至二百五十餘人賈直孺為御史中丞
力陳滯留之弊三月辛丑詔書即命輔臣

圖所以更張之迨元豐著令乃以五日引一甲每甲引三人蓋專以班次積滯爲慮元祐初政又慮垂簾[redacted]或有淹延令崇政殿引見訖即赴內東門謝所以爲改官人慮者委曲若此至紹聖忽復元豐之制相承至于紹興未之有改至隆興之初始以八十員為額而吏部已謂員額拘礙必致留滯詔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乾道三年東南改官人以百員為額而四川以二十人為額吏部侍郎黃鈞以為多寡不均乃通為額百二十員由是改官人無復有待次者　七年十月僅有溢額者三十餘人至來春引見吏部以為請詔特令具奏引見由是更不限定年額夫自冬徂春不過待次三閱月耳當時之論已深以滯淹為憂亟令引見更不限額至淳熙始以臣僚一時之請再定八十員為額員額之狹蓋自此始而四川僅存十五員之額亦前此之所未有也然員額雖狹而時有趲放只如近年楊端明帥蜀嘗以為請旋即施行吳侍郎於更化之初又嘗建謂待班人一面作邑亦復報可蓋未有若今日待班

之久者也且四川監司帥守每二歲約通舉改官三百餘員當有六十人改官雖不以盡然且絶長補短亦當有四十員今每歲止以十五員為額故滯淹之數自五員而積也又如科舉取士南宮約三百人四川類試約百人是四川亦當四分之一若以每歲引見改官人八十員以四分之一言之則四川亦當得二十人之額今止以十五員為額則滯淹之數自五員而積也東南一百三十郡歲得五十七員及捕盜八員改官是二郡而得一人四川六十郡而歲得十五員是三郡有奇而得一人額之不均亦莫甚於此故東南之班未嘗溢額而四川之班每待久次其利害蓋亦曉然況自近日以來制置大使司歲有職司狀十五員選人改官每以職司為慮今一年便有一班之數則改官者因此稍衆積滯之因亦未必不由此七八年前待次者不過一二年而止雖遄趫二年而尚有四年之積祖宗故事有罪者展年引見今舉員既足而五六年方得引見是使天下皆為有罪之人似於明時待士之體有所未

周急賢之道亦不宜若是其緩重以祖宗舊法亦不若是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獨此一事固守近比輕變舊章良為朝廷惜之意者　朝廷亦未必有意於輕變舊章特未有以是告諸吾居吾相者制置閣學侍郎方以脩名偉望典領方面有如人才之久淹朝政之久曠比比皆然如某鄙說或有可采盍以上之　朝廷有如慶曆故事不越旬日即得引見元豐以後故事五日即引一見乾道三年故事通以百二十員為額不為東南四川乾道七年故事將待次人特令引見更不限定年額此皆載在故府猶可覆視若曰時異事殊不容膠柱則未求之近比如頃者丁卯戊辰嘗所施行或盡數趲放或一面注縣儻舉其一而行之豈惟人才無滯淹之歎凋邑無闕官之慮而於　朝廷急賢渴治之意所關甚大為士者似亦得以免於舉貢既足當迂而黜之諂也陵節諛言某知罪矣

辭免除直秘閣知瀘州狀

某倏彼寵靈莫知攸措顧人微位下不當

輒有控辭然念寓直[redacted]蓋示有功之勸作鎮方國亦疇已試之庸而某賦質窾蒙涖官曠弛既黜謝平之寄復塵漕輓之司雖勉竭於頃庸曾未知於補報敢圖畏東忽誤恩除還十三年策府之舊遊卉四千石列城之新命荷恩至此揣称戔然儻拘出位之嫌弗挫循牆之避雖逃公議沈愧初心縱以瀘南空官且令承乏豈容延閣異數躐畀人某見已擇日祗拜成命尊照元降指揮前去交割新任職事外所有直秘閣恩命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

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橫渠先生照會某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魯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謚俱荷　聖慈並賜俞允天光炳燭正學昭明藐然孤蹤信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為故崇文殿校書郎同知太常礼院橫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為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聞已魯下礼官勘當然至今四年未

嘗施行學士大夫不無觖望照得橫渠先生奮乎關中闡明礼學窮極道奥徧覽而獨造兼躰而信聚散之感翳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已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間代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卒也門人嘗欲諡為明誠中子程純公問司馬文正公則謂第子誄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於朝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楊雄之流如荀況輩殆不足進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録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録用其子或乞降諡今乞檢曹臣僚累奏於三者之間九可以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得其傳者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先已賜諡為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正公継亦得請尚此獨闕寧無遺憾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檢會其

速與賜謚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新民善俗所關不小

申尚書省乞蔭補表姪高斯謀狀

某伏覩慶元重修令帶職奉郎以上勿遇大禮應蔭補子孫而陳乞蔭補期親謂見有子或孫白身者照得期親則嫡兄弟之子皆是若使同姓嫡兄弟則固不待言然亦有元是嫡兄弟而偶因出繼者若緦嘿不言則朝廷無由悉知敢犯嚴譴輒有控陳以冀垂察伏念了翁之祖父娶高氏生七子男其第六子曰疇孝以祖母之兄高

黃中無子自襁褓間取養疇孝為子後來疇孝既知為魏氏之子嘗欲歸宗郎因以請本州文解有名籍在礼部恐費申明遂遣了翁代歸本姓比歲本生父母歿了翁兩次並乞解官持心喪已蒙朝廷允許惟是生育劬勞之恩終未有以報塞又念今官及帶職員郎而本生父母不得封贈各該奏蔭而嫡兄弟之子不得與欲歸本宗而父母之命不可違一念及此莫知攸措偶因讀史至三國志其間一事偶與此合且朱然本施氏子也朱治未有子然年十三治

取以為嗣然嘗請歸本姓吳主不許然既卒父喪乃衰其子續還為施氏後以奉本生祭祀乃知此事探諸人情或在可察了翁伏見本生父嫡長子奉議郎高載與了兄之嫡長子前一次明堂大礼了翁合該奏蔭緣丁本生毋喪有碍陳乞今再遇大礼了翁雖有二男並係白身若論人情豈不欲先任其子緣本生之恩未報私必實有未安今來妄意欲將合得恩澤一資奏

補親兄之子高斯謀庶幾憑藉寸禄以奉本主父毋祭祀則上以彰　聖朝孝治之意下以慰人子報親之心委非小補如蒙朝廷矜其區區報本之誠出於眞切別無他覬即為敷奏特依所乞則續當依條式別具狀召保官陳乞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聞命自天踏躬無地伏念某階緣薄伎塵玷儒科作牧監鑾蹤冠於庶僚迺於三年更迭之間兩拜元日召除之命荷恩異甚揣稱蔑如而

況載筆右坳聯輝西省茲公朝之盛選而
儒士之榮觀非所據而據焉方慙久假莫
之為而為者曷誤真除念明時不至於乏
才雖成命奚嫌於反汗欲望　朝廷鑒其
衷悃賜以敷陳俾仍服於舊官圖終酬於
異獎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乞祠申省狀　閏八月十六日

某冒干嚴分僭有控陳某猥以空踈充員
記注饕榮無補挺咎自招頃自八月以來
忽染瘧寒之疾遽投剛劑速取痊平而留
毒熏心蘊熱不解肺肝熏灼嗽逆上衝脉
息沉綿肌膚銷鑠醫屢更而莫効藥已徧
而罔功自憐薄命之浮危上負　清朝之
簡拔重念某起繇寒地早玷儒科　大行
皇帝慶元龍飛首被親擢尋以學官館職
歷事嘉泰開禧既詭外庸洊叨劇寄茲又
猥從禁列日望清光始終恩榮度越流輩
近者駭聞末命力疾造廷羸頓之餘一慟
幾絕幸蒙予告全護餘生然而弓劒方新
不與攀號之列几筵如在莫伸朝暮之哀
哭泣悲摧益增疾狀矧嗣皇訪落之旦正
始初精厲之時願以疲駑之軀少伸臣子

之分乃自纏於災疚曾弗遂於麋捐內愧
私心外慙公議尚靦顏於乃位將速戾於
厥躬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洞察忱誠之
請俯矜危迫之情姑畀祠廷生還里舍儻
未塡於溝壑尚圖報於丘山

再乞祠申省狀

某上冒蕭鈇之誅洊瀝忱誠仰干造命某
迺者力疾自陳願司叢祠少延旦夕之命
愚誠未格尚閟俞音自揣位下人微豈應
洊有重瀆而奄奄餘息生意索然敢復瀝
陳上希從欲重念某得生多幸罕所疾苦
筮仕垂三十年未嘗一日以疾謁告庶殫
勤瘁少補迂拙而今茲一病瀕劇不聊有
生身遭惔焚命在絲髮矧六龍御天之始
公卿百辟咸造在庭螭坳記言詎可曠職
而某猥以負薪之疾杜門養痾刑神支離
氣血枯瘵非假以歲月屏去人事一意休
養則病根不解少有觸撥隨即發動必將
日朘月削以速危亡伏望　朝廷特賜敷
奏矜其一再所請盡出血誠更無纖毫矯
飾姑畀祠官之祿俾得以生還田里儻旬
歲間浸有更生之望則猶能極竭駑鈍再

効使令某情迫詞殫抵冒嚴譴下情無任延頸俟命之至

辞免除起居郎狀

倏被寵靈莫知稱塞伏念某一從蜀道再黜周行聰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冢宰掌治司馬掌政徧叨列屬之榮祕書非監太常非卿又忝庶僚之長遂晉聯於西省俾入侍於東墀既分量之已盈致恫瘝之交怵重惟末品早仕　先朝乃於刀劒之上賓不與冕裳之出俟況嗣皇新服厥命羣臣咸造在廷而當嬰疾之餘數上祝釐之請素餐若此清議謂何宜居幽黜之科盍誤序陞之渥左之左右之右慚無記言司過之能可不可然不然必有求去得遷之誚儻遂安於次補將自速於阽危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覆睎累陳之牘丕昭從欲之仁函畀祠官改圖邦哲非惟少遂微臣陳力之分庶幾不累公朝知人之明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乞祠申省狀▮▮▮

某不避嚴誅僭陳危懇某猥由疏逖再黜班行分量既盈咎災狎至去歲之夏暑威

所侵偶爲庸醫誤下剛劑縊虐不解以陷於危正當訪落之初數上祝釐之請而愚誠未格反玷亭廷罷勉支吾因循留滯自春涉夏氣候和平雖病根未除而疾狀不作乃自夏伏以後炎敲外攻氣類相求舊證復出肺肝熏灼嗽逆上衝魯經耗傷之餘所存血氣無幾至寒之劑寧容再試平補之藥又不相投自揣餘生未知攸濟及今未甚不即哀鳴亟辭寵榮退就閒散則廷延歲月寧望生全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檢會去歲累申畀以祠廟差遣一次庶休疲瘵以免危亡干瀆鈞嚴下情不勝惶懼

再乞祠申省狀

某輒犯威嚴再伸悃款某頃以炎敲所鑠舊疾復侵雖形體未衰衣冠粗蠶而根苗弗剪歲月滋深或臥興之不時或喜慍之攸觸頓岑岑而若醉體熇熇以如焚自揣浮危速祈閒退而怳恂未格 詔旨莫俞早夜以思進退維谷矧惟初政分任羣工洞然無疑倚以共事獨抱贛愚之質無能損益於時雖乘集而不多雖百無而何関

支持病躰俛仰周行終亡用於明廷徒有慚於夙志用是累陳私懇頻瀆公朝敢冀鈞慈特為敷奏假之祠廩俾返故鄉若幸保於生還誓勉圖於後効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四

狀劄

三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嬰劇暑遂感宿痾兩具公申力祈閒廩莫回天聽尚閟俞音仰體公朝濟覆之私退守微臣靖共之分嫌於頻瀆以取厭煩勉強支持避逃瘝曠終以暑威內鑠熱毒上衝體温目眵痰眩足弱深虞荏苒自速顛危矧惟要近之官莫如言動之寄而迂踈自信愚戇不移顧以病軀有妨

賢路饕榮弗去公論謂何欲望　朝廷更
賜敷奏速畀祠廟差遣一次庶幾少休歲
月以俟安痊或未忍棄捐即乞檢會近隆
更迭肯揮與在外待闕差遣倘未溘先狗
馬尚有再備使令之日

四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因宿疾力丐真祠冒重瀆之再
三冀感通之萬一未蒙鑒諟屬觸報聞蚤
夜以思進退維谷重念某被遇先帝幾三
十年惟知極竭真純上報恩紀未嘗虛有
遜避仰欺朝廷試用歷陳以彰忱悃某自
始立朝請外者再迨其在外辭召者三辭
官者一則皆各有其故某歲在乙丑偶因
召試力沮開邊之議大忤權戚即所外補
以便奉親訖于明年游請乃遂歸未及里
復忝命召揆諸情義所當引辭戊辰更化
之初枚召衆正誤疇曩直首玷特招宜不
可辭而某以親年既高侍養不便陳請至
再卒遂初心戊寅之春除直祕閣又以異
數不當冒受亦一控免此外如守嘉守眉
守漢守潼郡望非不高爲憲爲倉爲漕爲
帥事任非不重而自量材分猶可黽勉故

未嘗虛有遞避至受宝之歲月正元日招
徠盛舉觀聽所關而某亦不敢固辭以煩
朝廷處分某之進退去就良可驗見乃自
去歲數請歸田及今夏秋又及三四方聖
明御極俊乂盈庭某非病狂喪心乃至數
有懇切實以不諳風土誤投熱劑以成痼
疾繞過凉燠之交陰陽交博即感寒熱深
懼因循顛踣絶望生還是敢干誅期於得
請某非不知人情多忌謗詆百端不謂其
飾詐以沽名則誣其矯亢以要爵而某寸
心耿耿天日鑒臨罔恤嫌疑必祈造化欲
望朝廷察其務實之有素矜其自知之
甚篤捻會累疏曲爲敷奏畀以祠廟差遣
儻少休歲月猶有坐全之望誓將餘日圖
報大恩

五乞祠申省狀

某自六月以來舊痾所迫四上祠官之請
至經累月未蒙拜俞音所當陞續控陳期於
從欲會從臣移疾朝論紛紜某倘於斯時
申述前請則適以滋朋比之感重沽激之
嫌姑且遲回以須少定蓋欲稍全事體庶
幾無駭觀瞻而連日之間積陰爲沴疾勢

益侵不容更有迁延是用不避形迹之嫌
投誠造命之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
累申畀之祠廩庶幾偷安歲月扶養病軀
儻未溘先狗馬尚有圖報之日

辞免除工部侍郎状

欻被寵靈莫遑寧處竊惟天生五材而民
並用國有六職而工與居是爲要近之官
匪直繕修之事况於侍從言語之列當以
論思獻納爲忠苟非其人莫賛而長重念
某涉世大早屬時多虞始因取忤於權臣
不幸見稱於公論以是自信不疑所行然

守此而弗移故動焉而得謗盡言無隱則
人指爲異論直情徑行則人疑爲沽名惟
其無愧此心是以不遑他卹今乃猥由薄
命久抱沉痾一年之間移病半之六月以
來請祠屢矣久束裝而俟命忽出綍以誤
遷喜懼交懷進退維谷藉日饕榮而冒受
豈容力疾以自持况其稍識去就之宜粗
知義命之戒不知引退將速顛隮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覆視累陳之牘亟垂從欲
之仁外敢具文必期得請

丐外再申尚書省状

照會其自夏秋以來舊疾發動屢上祠官之請未蒙俞允反玷序遷控避莫遑眷留逾切感深刻骨溯下交願豈應固守不移靖共朝夕誓言報稱不敢言去而近日以來積陰爲沴病本益深霜露所乘寒熱間作若不再申前請必遠顛隮敢望　朝廷更賜敷奏撫會累申速與宮觀差遣庶携孥累口寄江湖以養餘痾候其痊安別聽驅策頻瀆公朝無任皇懼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臣竊見近來羣臣請祠丐外止是三兩次不允不敢更有奏申初除權從官亦止是一次辭免別無再辭躰例臣今請祠已至四五辭免已是一次自不當更有煩瀆緣臣　尚有不得已者須至盡言故敢昧死以陳臣聞之道路自數月以來有人謂臣不當爲異論之唱以致衆言紛紛有人又謂真德秀初對乃是臣實教之又有謂朝廷疑臣多言不令再侍講筵故有慫望求去不已後來臺諫及輪對官文字或論分明立黨或要譽好名大抵皆是指臣與德

秀諸臣以孤逖之蹤實是疑畏不敢辯白
會臣舊疾再作寒熱交戰晝靜夜劇恐漸
成朘削故因此引疾求去不敢它有指陳
以費[redacted]朝廷區處又以取忤于議者然而
臣之愚衷終有未白故不足以仰回天聽
致六頒不允之詔雖國家眷待重臣亦不
過若此臣感深至泣恨無以報若更有隱
嘿不尽以聞則臣之本心終無以自白且
臣自嘉泰開禧間嘗一再以狂瞽之言觸
忤權要嘉定更化之初首蒙收召以旌異
臣之出處具有本末比歲再玷班行亦嘗

數有論建非是今日方爲慷慨激烈之言
況臣所論歷歷可考且臣一月初對首告
陛下以此心即天心不可一毫有所欺次
論近來學術不明氣節不立末言元祐宰
執侍從臺諫經筵翰苑皆極天下選今當
以此爲法至四月初　陛下親政臣直前
奏事謂當下求言之詔寬戢謗之令當明
陛下愛兄之心當正山陽討賊之名沿邊
制閫當用有資望人　朝廷政事當令群
臣得與聞謀議天幸不可恃當不失士大
夫百姓諸軍之心末復辯析邪正二端至

七月上封事則又論上下之情不一上以
爲是下以爲非上以爲公者下以爲私此
皆臣赤心血誠吐露傾倒更無留藏不過
爲　陛下涵養心源愛惜事躰扶持初政
只願　陛下聽斷之初大綱既正事事光
明初無一毫容私其間今議者乃指爲異
論之唱夫閔倏狡獪朋邪害正乃是異論
臣今所言證諸庶民而無疑對越天地而
無愧謂之異論可乎真德秀學識文藝爲
世所推臣安能教玉人彫琢至謂臣不得
兼官故有怨望者此尤爲無據觀人之法
亦嘗察其平素臣自蒙　先帝親擢以來
未嘗有所依憑躁競奚乃今日忽以不得
兼官爲怨人惟信之其如朋黨之說則臣
但見今日士大夫以利合者甚衆以義合
者極少然而以利合者利盡則亦不可保
今正恐義合者之不多而非朋黨之當慮
也好名之說此得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
是以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
非好名之當慮也臣自聞此等議論私自
惟念　陛下富於春秋亹亹乎如川之方
增此正百官脩輔澄源正本之時當養之

以厚不當奪之以薄當養之以誠不當啓之以欺況今天下事勢姑以一二言之只如山東忠義已拊而尚多反側山西蕃族來帰而未知區處正如寢火積薪火而既然所宜及今惜陰愛日相與圖回而上下相徇無一人言之者雖下詔而求亦漠然不以為應蓋遲遲兩月幸而有數人言之則又相與環攻而圖昧焉甚者排根詆訐使之不得安於朝廷之上臣所未喻然始也猶幸陛下之不惑於浮言故臣雖百喙交譏不遑恤也後來紛紛不已卒至施行輕者奉祠重者鐫罷又甚而至於追削爵命又甚而至於逮治其與隸臣嘗欲為之辯白救解又慮言或不從則祇以益朝廷拒諫之過非所以愛惜國體故且隱忍循嘿而終非所安況始為求言之說為厚倫之說者臣也今以言得譴者相望於道則是臣實翻此說以為阱於國中也臣以此寢食俱廢恐亦將負謗於天下故數數求去不但以疾亦謂不得其言與夫衆議所集二者皆當去況今位之以論思献納之職班列浸高則責望愈重臣皇懼莫

知所出故辭之愈迫非有它也竊意陛下與二三大臣所以未聽臣去者不過曰真德秀諸臣方以罪行今未敢使臣繼去臣一介寒微誤蒙 先帝始終拔擢陛下一再遷除使之致位從列臣非木石方仍是自陳非超然山林不慕官爵者今於恨無以報塞旦臣以應舉得官遇當磨勘下一再遷除使之致位從列臣非木石方芙官要職牢辭固避幾若不近人情陛下於此可以察臣必有不可留者矣陛下謂臣之去留粗關事躰則今來差除是報行中外之人皆已共知 聖朝寛容盡下不以言語罪臣自緑臣以疾痾數求閒退似於事躰元亦無傷臣既以疾未能供職留令累日深恐人言曰甚不自遑安已一面移文粮料院截自十月分爲頭住幫俸給聽候指揮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檢會累申收回今來新命速除臣宮觀差遣一次庶扶痾躰歸伏田廬倘年歲躰力粗充本心亦白則東西南北奔走惟命所不敢辭頻瀆 聖聽伏俟萧斧之誅

丐祠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真切之懇已具累牘茲不瀆叙竊

惟法從之選儒生所榮矧在寒微得此殊
遇所當躰承眷寵極竭疲駑終守靖共誓
言報塞而諄諄謝病數數丐歸屢却而請
不休閱時而意逾迫豈惟有傷事躰抑亦
不近人情况於公朝當此多事而百司庶
府夙夜在公乃獨譊譊屢陳私請人皆謂
其可已已亦厭其太煩而退自揣量終難
勉強若使少休歲月暫寄江湖心志稍紓
痒疴粗定則麋捐効報夫豈無時若必饕
榮不知引退豈私心之有愧亦公議之不
容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俯憐累請速畀
眞祠毋令更有瀆煩以重貽方命之譴即
拜始終保全之賜

牒粮料院契勘供職月日幇行請給
照會當職昨爲患告假申尚書省乞祠九
月二十四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
旨除權工部侍郎遂承貴院送到十月分
俸給緣是九月未辭免未下當職不敢收
領移文貴院住幇聽候指揮至十月初五
日再準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當職遵從　聖旨方於當日赴部供
職所有九月分以後至十月初伍日以前

有在假乞祠及未供職日分合行住幫部
自十月初五日供職以後再行幫支方敢
祇領須至公文

除權工部侍郎舉虞剛簡自代奏狀

伏覩朝請大夫權發遣利州路提點刑獄
公事無提舉常平等事虞剛簡才資開爽
學識粹明得善則篤行而無疑見義則勇
爲而不釋其再守郡符遇紅巾之變給電
飭嚴江防威声既張寇不敢犯其內持愈
節當多盜之衝修保伍明賞罰規摹既立
境內用清蓋監學非空言而才濟實用舉以
自代實允公議

應詔舉楊子謨等五人奏狀

右臣伏覩陛下自即大位尊禮耆老招
延髦彥蓋昔久在外服不求聞達於時者
凡以章示好惡轉移風俗之機莫切於此
猶以爲未足也詔有位之士各舉賢能才
識之士且誨之曰豈無才德道藝蓄而未
用者待我後之人臣敢妄揣聖意於久蓄
未用之中徧加搜索凡得五人謹用開陳
仰贊盛舉臣伏見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楊
子謨端凝而篤實寬厚而粹明家居十年

信道益篤講明義理之學以淑後進一方之士執經受業所趍向正雖已蒙　朝廷爲續祠廩而精力未衰久貴閒散公論所惜朝奉大夫新知漳州陳宓簡廉而端方忠藎而平實事所當言寧犯患而不顧義所不可雖見得而不爲朝廷累擢各郡雖若深知其人而久在外服未究厥蘊朝請郎主管建康府崇僖觀徐僑器資清方基宇高邃孜孜躰國不以得失貳其心恂恂守道不以貧約累其守　朝廷畀之祠祿雖以表其廉靖而尚淹家食未見於用奉議郎通判潭州軍州事李燔學精而識明行安而節和家廬山之陽堅苦刻勵守真帥朱熹之說若將終身焉嘗除職事官乃自詭以民事　朝廷嘉其靖退特旨改秩雖云旌別而僉論所屬蓋不止此從政郎劉宰秉心靜夷迪德平正居官盡瘁不求人知行修于家學修于鄉人有緩急必從扣問事有曲直必從取正今久不到選抱材里居臣謂此五人者或蒙朝廷擢用寘之華近則正學直道隨事救藥不惟有補於時而清規亮節表表朝端亦足以彰好

示俗此於初政關係匪輕臣今所舉皆是
事實後不如所舉臣坐謬舉之罪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右某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 聖旨魏某除職子郡二十三日續進
省劄備奉 聖旨魏某除集英殿修撰知
常德府填見闕某條聞成命倍惕危衷伏
念某頃因屬疾之餘数豺祝鼇之請一年
之內移告累旬六月以來陳情八上會玷
共工之貳再瞻控免之詞冀奉眞祠稍圖
私佚茲叨誤柬終閔俞音寵論闢之隆名
畀藩宣之重寄況殿閣十有三等集英獨
號於熱官而荆湖十有五州常武實稱於
重鎮豈以抱痾之久屬茲求退之頻知其
不可爲而爲是謂非所據而據周章失措
踖躇靡遑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曲怜病
躰覆視累陳毋拘反汗之嫌俾遂歸田之
願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辭免知遂寧府狀 紹定五年四月

新渥照臨愚衷震懼伏念某自貽大譴久
屏窮荒忽霑曠蕩之恩俾待反其田里至
又盡還職秩申畀祠官既度越於前聞實

超踰於常分今者誤恩中扆畀守寧川脫
命邊陬起家要郡宜殫忠力圖報鴻私而
某尚有危衰不以控聞是爲自欺某自五
谿還荊上霧下潦遂成寒暑之疾繼以仲
女卒于荊鄙哭泣無聊扶持西泝至夔門
又有亡弟之訃幾不能生會韃卒內侵驚
憂乘之心氣怔忡手足戰棹幸已輿疾還
里正念處陰休影以佚餘齡而成命驟頒
俾當郡寄方時多故豈臣子辭難避事之
時而陳力不能莫容勉強所有恩命未敢
祗受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潼川府路安撫
知瀘州狀

三命益恭方祈反令十連有帥更誤陞華
顧惟湔滌之餘莫称便蕃之渥弗嫌再瀆
用瀝孤衷伏念某去國八年還家萬里曲
蒙寬宥已載生成豈期職秩之驟還況復
寵靈之狎至申加祠廩遄畀郡符累茲特
異之知惕若滿盈之畏亟籲天而遜避正
蹐地以陵兢未拜俞音遽叨改命峻西廂
之新渙柎東蜀之舊封[illegible]得遷以榮爲
懼載惟衷悃已具前章實以嬰疾瘴鄉驚

心要路方寇氛之未靜而家难之相仍志慮怔忡形神勦瘵矧當今日莫重上游謬膺存撫之司已劇顛隮之惧乃若通班寶閣候對松階尤深據蒺之慙敢後循牆之避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除寶章閣待制舉游侶自代奏狀

臣伏覩某官游侶故軍器監主簿賜謚忠仲鴻之子也仲鴻白發大義有功　先朝遭值權姦才不盡用侶以生長聞見克承厥家氣粹而識明外嚴而中裕自爲小吏端靖有守人固期以遠到後以制置使崔與之歲薦召置周行風力肅明奏論剴切引義劘上無所回撓今詳刑一道摧姦擿伏伸枉察寃果毅而行以公精明而歸諸厚貪夫屏氣多士歸心　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辞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臣聳聞成命倍惕危衷臣竊惟天命五服五章示威儀之分執人主一嚬一笑関風俗之樞機矧天正開三統之元而地節親萬機之始簡脩別慝旌善勸勞器名可濫於假人爵賞惟加於有德而臣迂疏而寡

實用愚戇而乏通方投荒既幸於生還圖
報未知於死所越足於南維之絶徼汙顔
於北定之良規方期暮歲之間力控明農
之請王靈驟及商賚優加西廂峻寶閣之
華內府錫金鑾之寵職加二等服侈九環
三紀勤勞夢想不到十年閒散榮望已衰
龍光忽逮於師中爵服遽加於分表被恩
深厚拊已戰兢事絶出於前聞義不容於
終嘿仰祈睿鑒俯察惓辭念增秩賜令惟
良吏二千石而不稼與穡胡取禾三百廛
毋拘反　之嫌庶釋空餐之媿

臣僚被寵靈莫知稱塞臣聞名浮於實者
謗之府位隆於德者咎之媒自揣孤蹤偶
逢慶運惟有一心而戮力不能宛舌而同
聲雖取忤於尊　實受知於先帝出司監
牧入侍禁嚴迨皇明繼照之初正貪相保
權之始又弗容於異論致自陷於深文方
其遠徙於夜郎已分　先於朝露不圖虜
斷特俾生還既守藩於排羣議之時且錫
寵於親萬機之始松祀申加於齒録荔鞋
復誤於腰黃貲然爵服之加甚矣器名之

假況乃物記遺簪之舊命頒反之新今
爲牛羊求牧芻大懼寬恩之莫報未先狗
馬填溝壑敢徼嚴詔之前趨而臣尚有恍
辞仰干聰聽臣一違軒陛十閱星霜歲月
之所消磨風露之所匿薄年侵而志落學
腐而才衰既聰明不逮於前時而責望反
加於曩日愚戇妄發則士有攘臂下車之
笑齷齪自守則人有懲羹吹虀之疑早夜
以思進退維谷敢望聖慈俯矜愚悃特寢
誤恩察其實不副名濂人言之可畏念其
德不稱位矧血氣之既衰改畀叢祠以全

晚節

薦三省元奏

臣竊惟國家以進士科得人視前世爲盛
數其上之三人則尤多顯著南渡以來進
士道捷又俾四川類試第一人視恩最甲
至紹興五年詔書又申言之紹興十七年
類元何耕對策忤宰相秦檜此例中廢然
而詔免策士之歲則四川首選雖列之第
五而用三名恩例則猶如紹興五年詔書
也且如故相趙雄紹興三十二年冠類試
明年乾道元年賜第視第三名恩例初仕

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官任滿改宣教郎
免召試除祕書省正字自是以後每舉臨
軒直至慶元二年詔免策士宋德之以類
元視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山南西道
節度掌書記任滿改宣教郎除國子正又
至嘉泰二年詔免策士何應龍以類元視
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
官次任自請劍南西川簽判在任被薦召
爲學官載在故府前例甚明今伏見宣教
郎前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文復之始
以明經爲四川類試第一會紹定二年詔

免策七復之遂以前例置之進士第五而
視恩最甲實與趙雄宋德之何應龍事躰
一同復之恂恂守道實於進自初任文
林郎安得軍節度掌書記任滿得替四川
制司辟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已準省
劄該差尋於吏部陳乞京官即綫吏部以
爲改官人不應尚帶運司職事復之既無
闕可入又恥於自列舜居家山二年于茲
躬耕養親若將有終焉之意臣近以書幣
招來本司瀘州有五峯書院俾以所孚訓
導生徒經明行修多士歸嚮臣愚以謂

朝廷既以科舉取士則以科舉用之中興百年之間前例甚明矧如復之實足以副其名學足以施諸用而能守道自信不求人知臣待罪師帥部內有人而嘿不以聞將有蔽賢之責欲望[redacted]聖慈詔省部檢會自來躰例將復之特畀一[redacted]入差遣庶及盛年有以行其所學不失一祖宗取士之意不勝幸甚

小貼子

臣職在守藩何敢踰分薦人顧如文復之者生長合州在臣本路本路有賢知而不舉是爲失職又見四川類元久例鮮有不立朝者今姑以十數年言之如趙大全馮履宋德之張方何應龍李鳴鳳張已之王萬劉炳[redacted]悉蒙召用趙載唐季乙唐應龍不幸早卒其未蒙召用者今惟文復之王辰應潘允恭三人如蒙聖慈特垂訪問併賜收用不勝幸甚

又

照對一路帥臣薦人召用雖罕前比然臣今所薦乃是循各按例乞合入差遣

非敢踰分妄請且如先朝潼川運判趙善譽薦張伯源亦是以進士第三名爲請　朝廷既爲之召伯源又併召第二名王奭雖明以一路監司之請特召二人然其實則以科舉取之也伏乞睿照

申省論龍飛甲人初任堂差

伏覩盛明之朝粤自改元更始盡掃累年汎濫之弊凡係堂除及吏部外銓各存舊法不許妄有奏辟仰躰盛心稟承維恪然其間有闕波事躰者既以近比爲嫌無路自達敢冒昧爲一陳之竊見宣教郎楊棟中紹定二年進士第二人以龍飛恩特授承事郎堂差簽書劒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正待闕未上間適丁母憂至今年四月除衰未有新任棟天姿醇靜好學不厭見待其父武德郎前知施州致仕楊端仲里居食貧守道自樂不求榮進照得本官係龍飛鼎甲考之舊例初任當是堂差而四川合入之闕止有劒南東西川簽判兩闕今服闋從吉合入簽判若止就外銓既非格法亦無初任人注簽判之例況是進士堂亦無初任人納劄堂之例況是進士

三名今又視恩首選事躰所係难於自陳
仰惟　國朝以科目取人養其資望以備
采用凡自媒干謁前輩羞之所以待天下
士至不薄也今來棟既未有闕可入旦不
敢自列某亦以新制所拘不敢冒昧奏辟
惟乞自廟堂於東西川簽判内取次謄郡
一近闕以處之庶幾全護事躰不失　祖
宗待進士之厚意雖自知僭越有請無所
逃罪然以濫分閫寄知士之守道自愛恥
於干進而不爲一言非所以涵養士氣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五

狀劄

再辭免召命

臣聞命之初循牆以避允俞尚闕震惧靡
寧竊揆奏章不當再瀆重念　臣賦姿庸劣
稟氣孱微三紀勤勞精神耗竭七年竄徙
齒髮彫零既積厲之熏心致百病之被躰
風波萬里欲進還疑坎壈半生多憂易怖
惟今旁招之彥既聚　本朝粤自改元未
及數月造膝沃心之誨犯顔逆耳之言有

如正身齊家虛已盡下理內御外求賢審
官凡以共濟丕平亦既不遺餘慮雖如 臣
之在外亦當應 詔上封首陳舊章次舉
時弊言雖淺近其於親政庶幾有補縱使
臣對敭殿陛所言亦不出此 陛下若以
羣臣近奏與 臣所上封章悉見施行則臣
雖遠外不趨而陳不然雖扶衰造前無益
聖世徒取罪戾欲望矜其愚悃畀以真祠
俾得退安山林以息疲曳苟未殞越尚有
圖報之日

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奏狀

文昌爲八座之鸞班宗伯又六官之膺選
不圖譽命猥逮公微伏念 臣才不適時學
惟事道徒悾悾而自信嘗落落而寡儔不
肯搖尾乞憐以求左右之容惟知縱軀委
命以待君父之察忽大明之光啓階衆正
以彙升夏宗陳天下之謨正惧造朝之後
春官掌王邦之礼遽叨出令之先重惟謀
廟之初猥攝考工之貳若幸陪於舊綴或
進忝於真除比在戮餘皆爲分表顧逾常
比反冒超遷凡私心之所未安乃公論之
所不赦用殫衷曲仰扣穆清欲望聖慈俯

矜愚悃亟辱已行之命嗣陳入告之猷儻
俟其塵露之有裨則假以器名而未晚所
有恩命未敢祗受

再辭免除權禮部尚書狀

龍光卹至震懼靡寧重惟聖朝之制量能
授官而甚去卜年衰頹已甚萬里召入
未覩清光如其才具之短長言論之當否
咸未有以自見而先時出命假以寵靈受
祿無功循嗇有靦欲望朝廷特賜數奏俯
矜愚悃收寢誤恩姑俟對敭之後粗逃疏
曠則俾還舊著乃分之宜所有恩命未敢

祗受

辭免兼權吏部尚書奏狀

臣竊蒙攝他曹揆之故事不當輒具控
免以瀆天聽而　御筆俯臨實踰常比愚
衷震懼罔知攸措重念天官之長總領四
曹銓品人才澄清吏道比之他部素號
劇而臣跼蹐識闇不善廢煩今儀曹翰院

經帥史兼權吏部尚書既多日不假紿若又兼領
劇曹將有顛躓之悔欲望俯矜愚悃察臣
量才揆分誠有不能特為收寢兼權恩命
俾臣得以一意厥職庶逃曠敗

辭免　御筆叙理磨勘轉官命詞褒
諭奏狀
宸翰俯臨危衷增惕伏念臣曩因狂瞽自
速譴呵問於鵩而鵩不言謂南遷其死所
投畀虎而虎不食忽西望以生還畀之以
析珪受瑞之榮假之以增秩賜金之寵猶
云未厭亟下特招遂擢長於六聯復兼華
於三組盖千載會逢之適際而十年夢想
之所無况又序情閔勞詢事考績追念歷
[illegible]之舊閥倏頒進秩之新綸非出於有司
之舉行不由乎邇臣之啓擬特軫九重之
慮親題一禮之文事光流聞人謂罕見伏
望　皇帝陛下祗遹常行之典收回特典
之恩念屏居遐裔之時既不可復言於積
考而忝備從臣之後亦豈容自列於明時
若謂靖共申加褒諭則寵章之太濫顧愚
分以奚宜
再辭免　御筆叙理磨勘申省狀
某昨者恭奉　御筆理還磨勘特與轉行
尋具辭免狀準省狀備奉　聖旨不允者
某聞命感泣益不遑安竊惟　祖宗舊制
凡麗於罪籍者除降官放罷仍許叙理外

自餘追官居住等人歷過月日自不在叙理之限今聖恩特異至於親御宸翰申飭有司轉官命詞藐然孤蹤度越故常豈惟私心之未安抑亦公論之可畏授受無據進退維谷某以官常有守不敢再具免牘塵溷天聽惟望朝廷特賜敷奏俯矜愚悃速寢濫恩假以歲年依條循轉不惟遵公朝常行之典抑以全書生知足之分

丐祠奏狀十月二十五日

臣輙瀝危衷仰干天聽伏念臣一介孤遠誤蒙兩朝不凡之遇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誠不自意猶以衰邁之餘獲逢親政再點禁聯方欲殫智畢誠以圖補報自聞蜀警憂心如結寢食俱廢病瘁日侵昨得四川制置司參議官楊約書又聞虜迫沔州沔無城無兵徒恃區區之關隘臣同產兄高稼以利路提刑守群誓死弗去先遣何璘和彥琪悉所部之兵把截關隘而二將潰敗賊乘勝擣虛臣稼自度衆寡不敵即遣官吏府庫浮江而下獨留州治虜突至城下同寮力挽俾退守大安以扼虜衝稼堅守不動日各行其志於是親提餘兵與

虜巷戰于州前卒以遇害臣得報之後號慟幾絶盖先是臣稼力辭命召請守邊城固欲以身殉國今死者已矣而鄉國之禍方深臣心志日以怔忡耳目日以昏憒精神貿亂體力衰頹雖欲勉自支持而痛深刲割若不能以朝居用敢敷露悃誠屈投君父欲望皇帝陛下矜其手足之戚不遑寧處察其腹心之懇非出具文特須俞音賦以祠廩如狄雖稍平得歸田里休養殘軀庶幾它日或再備使令若天未悔禍虜猶假息則且於荊夔以去暫爲偷生之計與蜀父兄謀救鄉国屏蔽上流以報陛下尚愈於苟容朝列無補明時也臣情迫詞危惟陛下惻然念之

再乞祠奏狀 十一月一日

臣今月三十日恭奉 詔書以臣乞祠不允者臣祗誦 明綸深感至泣伏念臣頃以鴒原死喪之戚鄉國危乱之憂惕厲熏心不遑寧處亟陳祠請祈返故廬既便私情亦諧公論而 天高聽邈未賜 允俞是用不憚再陳期於從欲重惟臣去就之分内省再三有不容以不去者六臣以同

氣之親死於狄难雖曰捐軀狥國得正而斃然一身之死不足以捄四蜀之危臣之鬱陶有所不可解者况臣氣禀孱弱多病早衰聞變以來心志怔忡疾疢交作臣之所當去者一也臣曩歲得罪故相寘之瘴鄉必死之地尚賴高廟神靈啓　陛下以獨斷使臣生還田里尋又起之藩服列之周行臣方被命於元年之秋則是時三京之師已衂收楮之令已行而又臺臣倡爲皇極之說以與賊吏邪臣爲地新功浸隳舊證稍見臣已無及於救既再辭不獲命重念君臣義重不容恝然冒昧而前尚冀展效尺寸以圖補報臣間関萬里至今年六月始得　玉陛方寸以陳其翨翨之愚則敝事膠[illegible]大非改元親政始初清明之比臣雖屢殫忠益罔聞于行苟有一事之未善則中外之論遂謂臣不能正捄今半年于此内無毫髮之聽從外負四方之責望况又邇來權臣餘孽駸駸録用深恐引類而進布滿中外逞私報復决爲衣冠之禍以重社稷之憂臣傷弓之餘倍有過慮此臣之所當去者二也韃情變詐每以和

好倭人之國臣始蒙召對固言四不可恃而和好居一焉今西自興汚東及于襄鄧隨橐蒸息之間虜騎充斥而觀於　朝廷近日所用之人則猶若以前議爲可信萬一遂定爲不可易之論則觀望承迎者一口附和必怠我師而貽敵侮於是時也毋問論之異同官之閒劇淪胥蹈禍有負初心此臣之所當去者三也臣近見侍御史李鳴復奏篇謂侍從衆機薦引無非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實有黨同伐異之意高談正論滿腹私情似足以亂真邪是以勝正不知孰爲真孰爲邪孰爲正而或者謂似與邪者所指臣而言臣退自省循所謂真似邪正此付之一世之公議臣不復辯所謂私者所指何事臣自蒙召除亦擬薦人報國乃聞去歲蜀士廟堂訪問各引其私以誤差除因此取輕于宰執故臣半年之間寧負薄賢之媿未嘗輒薦一人者以此　陛下問之宰執則知臣嘗薦何人謂宜發仲撫諭使出於臣之薦邪此自出於宰相之意臣實未嘗與聞若發仲每以書抵臣及李璧必具言疾病日侵力祈閒

退未嘗一語干進臣屢爲宰臣言乞聽其
去　陛下試詢之宰臣則知之矣若謂鳴
復爲宣諭使此自出於　陛下之選擇而
蜀上有若吳昌裔諸人謂當遣鳴復使鳴
復而果行也必數月後方抵蜀中則蜀之
安危存亡久矣臣每不以萬里外遣使爲
然者以此而鳴復何至一聞　玉音皇懼
失措歸怨他人以求苟免使當事任則必
不容責其死守且鳴復薦楊恢爲撫諭使
本以脫已臣謂韃勢已迫大安利州生靈
塗炭近在目睫若自東南遣使其勢非來

春不可到而況黃鄂之間叛兵未靖使恢
行於盜賊之衝臣實危之恢爲王旻孟珙
所傾蜀士無一人言之者臣因進故事獨
縷縷爲陛下明恢之冤則臣之本心可見
而鳴復疑臣沮恢而擠已此臣之所當去
者四也鳴復本鄭損腹心之客損棄五州
以撤蜀之藩籬遂罹今日不可追悔之禍
幕府焉得而逃其責今鳴復乘時報怨以
排彥呐臣之意不過爲事體慮以彥呐懲
剏大過進屯仙原猶愈於前時帥守六人
退保合州今勝負未分未容先事改易耳

雖然此何等事任動有性命之虞而顧以
私彥吶乎臣同產兄高稼頃者力辭召命
自詭邊城捨安就危亦人所难者若言兄
弟之私情則當廣爲請託之地使之早得
脫去以苟全性命豈有反使之縶維於艱
危不測之中而謂之友愛乎鳴復黨同伐
異之論不知何所爲而發第見近來士大
夫無識尚以可憂可危之官職指爲可喜
可慕之富貴所見既異則難與之言此臣
之所當去者五也臣於鄉人本無仇怨特
以[redacted]陛下用臣過分而嗜進之人不便於

已騰譌　妄言譌　造謗實繁有徒觀
其意嚮不去臣不已臣之出處自嘉泰開
禧訖于寶慶紹定具有本末然且不足以
取信於人萬一久於其任臣之心跡益無
以自明且蜀人之可貴者如范氏父子蘇
氏兄弟率能以廉耻自勵節義相高臣雖
晚進猶及親炙　先朝嗜舊遺風餘烈凜
然有存不謂三十年間俗流世敗一至此
極每一造朝率不逮前臣實憂之今　陛
下若不聽臣去使與嗜進之人混爲一區
例曰蜀人皆爭進無恥者此臣之所當去

者六也臣誤膺兩朝簡眷之厚今孤立無與尚貪榮祿不即引去則煩言日至必費陛下保全之力欲望聖慈察臣非敢沽激實以同氣之戚方寸貿亂決不能圖報萬分念臣非爲具文實以人言可畏孤根易搖決不能開口論事速出祠官之命以聽臣去俾有位之士得以保祿全軀無所拘忌或出而董師或居而建議爲陛下康濟時也臣雖退伏山林死無所恨干冒天威下情皇惧隕越俟命俟譴之至

辭免同產兄利路提刑高稼贈卹圖閣直學士特贈七官仍與三子恩澤立廟

例奏狀

臣伏覩今月二十九日邸報高稼贈龍圖閣直學士特贈七官仍與三子恩澤立廟沔州報之虛實令之行否臣雖不能盡知然有當先事奏陳夫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殭此古今之通誼臣子之常分初無功之可言今贈卹太優雖　聖朝勸忠之意將以風勵邊臣激昂士氣然一旦以庶僚爲雜學士七官三澤殫極褒崇使九原有知必謂超躐大甚今稼之諸子遠在萬里奔走匍匐以營殯斂且不可得使其

控辭必在數月之後則出令已久臣稼之弟定子今將漕金陵亦未及知臣與某雖云親表實同本生用敢踰分陳奏欲望聖慈收回成命下吏部照庶官致仕恩例施行庶安私情亦允公論

三乞祠十一月三日

臣頃以祠庭之懇未沐俞音再具控辭期於得請數日間伺候報可之命邈未致聞臣深惟積誠儲思而未獲感通豈以臣之所請雖本於國家之公論而猶不忘於鄉黨之私義耶彼爲一時之論者自不必與之較況有天下之公論則臣之一言已贅且輕今既不復重陳所可深惜者陛下有願治之志有納諫之資有用賢之意而廟堂之上運量圖回未能盡改於權臣之舊臣前後所論時事所評人物進而告諸陛下退而語諸宰執可不數數然也而未嘗有一事施行今權臣之黨復出和好之議尚存臣恐國是不明淪胥蹈禍傷弓翦羽倍有憂懼此事大躰重臣已別具奏陳且又親政以來求免權臣專已害民之事無不更張惟有近日民户計畝輸錢以收楮

幣此不得已而後行也臣不敢妄有沮止
寓其深不得已之意故欲第爲三等分爲
三限或可使中下户得免於例擾此非有
難行者然終不能明降　聖旨申加約束
臣之當去者雖非一端槩而言之則臣前
所謂内無毫髮之聽從外受四方之貞望
者實臣求去之大略故不憚重瀆之請勞
祈肺肝爲　陛下始終秉言之惟臭付之
貞祠粗全晚節歸守墳墓則尚愈於強顔
朝列以貽厭薄也儻蒙　聖慈檢會累牘
速賜矜允施行不勝孤蹤之幸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劄子　端平三年四月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三上辭免乞歸
田里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御筆不
允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者仰聞　宸念臣賦姿顓愚臨事疏直自
倍惕危褰伏念臣賦姿顓愚臨事疏直自
去歲累疏求歸正期得請驟叨殊擢特俾
視師幸賴　祖宗神靈　陛下威斷臣得
以姑逭斧鉞之誅獨恃皇明洞照矜臣孤
危之跡假以京序迓入奏之命顧時事艱危

非臣子避事之日敢有他辭而臣適有瘍
癰之疾氣躰衰苶不容支持自聞誤恩即
具累疏乞加竄斥前後奏聞者九上尚書
者亦已六七廬山待命江池艤舟前後旬
月揆事量力不敢造前兩蒙　睿畀詔諭
最後又被特詔申頒訓飭度越故常銘鏤
肺腸繼以隕涕然臣區區之請非爲具文
必冀　陛下曲垂矜允今者伏蒙誤柬特
出恩除祕殿隆名長沙重鎮始望不及得
之若驚在於孤蹤沐此殊遇所當躰承隆
指倍道疾趨然臣危迫之情不容不控於
君父臣本以病憊日迫不堪世用故累祈
祠廩以便養痾實不敢以郡爲請而况重
湖巨鎮實接上游武備單虛城池痺薄若
果得精明強濟之士汲汲經理距防秋僅
餘兩月猶懼弗及今以奔走道路之餘精
力困弊病勢日侵醫藥未效雖欲痛自鞭
策求称使令必不可得臣自聞新命即輿
疾旋至建康從臣同產兄江東運副高某
假館暫憩前此般取孥累今聞已到建康
庶幾骨肉團聚稍便醫藥欲望　皇帝陛
下察臣不敢遜避於眎師之行今乃力辭

於均佚之地俯矜危悃速寢誤恩檢會累
章放歸田里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再辭免知潭州劄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避害全身之謂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蓋識時知止之難用于
蕭爺之誅涛貢需章之請伏念臣本無他
枝徒有樸忠不由一介之先容誤被　兩
朝之厚遇雖遍陳於館學且涛玷於省輦
然而使見慍於權臣開邊之時復取忤於
貪相擅朝之日分郡符者九八撞使節者
已三精力竭於簿書期會之閒齒髮變於

險阻艱难之際矧驅之五谿黧魅之役又
重以七路董師之行日邁月征心勞形瘵
衰病見乎外瘍癰毒其中自今春卧病以
來非昔歲造朝之比嘗退量於愚分惟自
詭於叢祠不敢以人民社稷之司而求爲
疾痛癢痾之地豈期誤柬未諒悚辭升月
殿之隆名授星沙之重鎮允称異數叟出
前聞且臣　趨召而來至近畿而改命臣
涇罷政以後即故里而起家或均佚以閑
勞或棄瑕而録善茲惟受任之重者豈意
不求而得之況災沴之交侵乃滿盈之攸

致伏望　皇帝陛下檢會累陳之牘矜憐
多病之軀念王事不敢告勞顧趨勞而避
逸人情莫不欲富獨辭富而居貧驗諸事
理之相違決匪臣心之得已爲敢頒於閒
廩俾歸伏於先廬凡未填溝壑之年皆圖
報　國家之日

三辭免知潭州劄子六月

臣自點恩除再具控免洊蒙優詔還荅未
賜俞允臣深懼再三重瀆以干方命之誅
屏營徬徨欲進復止然而區區之辭有不
得而終默者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者
人君御臣之通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
人臣律己之大閒夫使　朝廷失於進退
之不明人臣迷於用舍之未定上輕畀而
下濫受傳之四方莫允公論臣伏見先朝
范仲淹富弼以守道据正爲同列所不容
因論去不肖抑僥倖事忌者愈衆於是仲
淹自參知政事經制陝西弼自樞密副使
按行河北時呂夷簡居鄭謂仲淹曰此行
必蹈危機豈容再入盖以事勢危迫乃命
近臣其勢必付之孤遠之人有功則同列
忌其能有敗則同列委其責况采葛之讒

日遠日甚此必無可還之理故未幾仲淹以資政知邠州弼以資政知鄆州攻諸祖宗故事凡自執政公使未及反命而除職予郡者或以敗事或以譏毀今臣於仲淹弼本無能爲役而自執政董師未及反命道拜除授進職守藩則視二臣適有相似者凡習知故事之人或以靳臣曰凡不請而予之者若郡若祠在　先朝皆謂之罪名臣聞之恍然深自惟念臣受命於列城奔潰之餘僅能收合餘燼以保餘民以歸故彊謂之功則修復荒殘招懷攜貳與夫申儆軍實增飭彊備皆職分所當爲謂之罪則虜破均光峽棗虜迫荆襄隨郢而臣始受任中外所共知也今臣以疾痾日侵下瘝反干宰旅若蒙朝廷因其引疾請祠之屢即從故家置一喙是用盡澼肺腸告而　朝廷特畀之郡則必有引舊事以靳臣者臣安能家置一喙是用盡澼肺腸告于君父欲乞　皇帝陛下檢照累牘收寢前命畀以祠廩則　朝廷之進退得禮猶有辞以示四方而徵臣之用舍行義亦有顏以見朋友君臣之義斯爲兩得

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狀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御筆魏了翁依舊資政殿學士差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者臣倏被恩除罔知攸措伏念臣逖矣西土治裝已及於數旬尹茲東郊出命忽聞於中道寵光焜燿進退徊徨重惟臣猥以菲才洊叨煩使遂久膺於異遇實有媿於私情命汝作秩宗曾未遑五禮之事使臣攝司馬亦莫宣九伐之威既歸士於東山俾圖居於南土而力陳愚悃固請叢祠此特懷居便已之私夫豈體國奉公之義律之方命何所逃誅然而臣之事君亦猶子之事父苟纖毫之有隱則名義所不容臣自膺授鉞之行積有負薪之疾心力耗於師旅熱毒蘊於肺腸及俟命江沱之間艤舟秦淮之汭炎敲熏灼元氣浮危躰熇熇而如焚頭岑岑而若醉肌膚銷鑠脉息沉綿錐形體之苟全而衣冠之僅屬帶移七孔拜跪不能束腰髮換二毛故舊爲之動色是用一聞除日輒震危裏乃分寵於輔藩且兼榮於專閫況於陽德昭升之旦重以賢才彙進之初

顧叙情而閔其勞敬事而命以始念長沙不見之久出會稽驚視之章綸音流傳輿論駭嘆儻不尽呼天之懇將曷分守地之憂伏望 皇帝陛下矜 臣力不逮心察 臣放之江湖苟適魏牟之願雖在畎畝不忘劉向之忠所有省劄 臣未敢祗受

再辞免紹興府劄子

臣比者輒控愚悃秉仰干淵聽誤蒙詔荅未賜允俞重惟 臣所苦脾疾蓋自六月以來所更非一醫所知非一人暫愬金陵又移蓴湖皆舟車徃來之衝困憊之狀不能以捴人之耳目大抵衣冠隹屬若無他苦而數日之食不能以一溢米肺肝熏灼陽氣虛危凡所謂調中養胃之劑更嘗殆徧略無寸效自入秋冬以治脾無效始悟爲暑毒所蘊而醫莫能辨故積温成熱積熱成衰其勢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磨肌膚臞癖逮于近日心力俱疲已治歸舟擇十月未發蓴湖而餘疾未除方從近地問醫又聞光黄間虜騎未退故且姑緩旬月忽蒙陛下特赦 御筆處以輔藩

俾之臥護東郊閔勞以煩劇之事知臣莫若君臣仰躰
念進退去就實行已之大防使臣貪冒寵
榮昧於一出則衰頹之迹習閒成惰一旦
付之以民社之重投之於衣冠之衝剸劇
應酬力所不逮萬目所屬必以不量力哂
之況東瀕一道地廣民夥非扶病養痾之
人所宜勝任欲望皇帝陛下俯矜愚悃
終惠微軀且令還山處陰休養以竢平復
或旬歲後稍可支綴餘息以聽使令則東
西南北寧敢告勞以自棄於聖世臣詞
危情迫從欲是期

辭免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奏狀

臣昨具奏辭免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恩
命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正月十
一日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二日三省同
奉　御筆魏了翁改差知福州福建路安
撫使者除書徧至賤迹靡寧伏念臣自投閒
於大滌之宮即治裝於于湖之汭日俟上
流粗定即反室于岷山之陽會寒暑所侵
腹心受病況又邊虞洊至蜀禍方殷臣之
進退如蹈坎谷邇者伏蒙柬自
宸衷起

以會稽印綬臣嘗盡瀝懇款控告君父懼
十方命之誅仰蒙　聖度涵容璽書優勞
臣雖感深至泣然未有以自信于公朝而
臣猶有所恃者實以疾恙縈纏其衰羸之
狀可望而知臣竊念嘗忝近聯揆之故實
過闕必見況於東淛道出行都所以扶疾
而東扁舟吳松之境徐行緩發勉強支持
者亦冀萬一偶得借玉皆方寸則形骸之
槁瘁[redacted]陛下自可得之日擊必矜臣衰疾
與昔不同亟遂臣香火之請今來忽叨誤
渥改畀全閩在於臣子東西惟命敢有他
辭如三山素號要藩豈惟臣之心力凋耗
無以剸撥煩劇兼恐重山複嶺亦非氣體
支離者可以冒犯行役見艤舟毗陵郊外
以俟從欲伏望　皇帝陛下檢會累牘曲
垂哀矜仍畀叢祠俾得翱翔江干以須平
復俟蜀道漸通即歸田里獲保宗族墳墓
以佚餘齡不勝天地生成之賜所有省劄
臣未敢祗受

再辭免知福州劄子　二月十五日

愚悃洊陳俞音竟閟重念臣自去冬特蒙
恩除奉藩東淛嘗瀝陳疾病控辭者再遄

叨改命分閫南閩又以疾病之劇固辭者
一其尫羸之狀毫髮畢陳而天高聽藐未
垂從欲雖　陛下念其簪履之遺相叶攸
居進退以禮臣亦豈不願勉支餘息仰荅
鴻私臣自發蕪湖歷昇潤以至毗陵故蘇
求醫問藥殆無虛日而沉痾展轉終未灑
然積時既深朘削亢甚形骸骨立見者驚
嗟若使一意將攝非年歲閒恐未復常儻
使力疾馳驅必將顛踣道路用敢不避再
瀆披瀝肺肝歸命君父欲望　皇帝陛下
俯察危衷曲垂軫惻檢會累奏復畀祠官
俾得稍休疲曳於吳松之濱苟未塡溝壑
竭忠效報之日
乞致仕劄子
臣扶病控急籲天有祈臣昨自十五日嘗
具沉痾往苒危篤之狀控辭閫帥恩命覬
得感動　聖聰畀祠從欲庶幾災咎少赦
或可尚延殘息天高聽藐未拜俞音愚分
滿盈疾勢增劇是用瀝血輸誠乞身納祿
欲望　皇帝陛下少垂淵鑒曲軫病蹤念
臣言言悃愊非出具文察臣翨翨精神僅
在晷刻特頒　睿旨許臣生前守本官致

仕儻全先朝雨露猶當圖報國恩